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五

帝王部 一百四十五

弭災第三

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己亥詔曰自秋冬以來甚少雨雪農
耕也災旱是虞慮有寃滯感傷和氣宜委御史臺大理寺及府
縣長吏自錄囚徒仍速決遣除身犯罪應支證逮于近繫者一
切並令放出須辨對者任其責保冀得克消沴氣延至休祥
四年六月辛巳詔曰之者夏麥垂熟霖雨稍多雖不近於損傷
亦是陰陽少沴必慮囚徒之中或有寃濫宜令御史中丞刑部
侍郎大理卿同踈理決遣訖聞奏其在內諸郡囚徒亦委司
計決聞奏

敬宗寶曆二年六月癸亥詔曰近日京城雖已得雨畿甸之內
涇灑未周災歎是虞黎元重困救旱之備深所注懷宜令京兆
府各勒諸縣令長踈理見禁囚徒除首罪外餘支證証責保放
出其有法不得原情日可恕者府司一一條舉當為蠲免御史
臺大理寺亦委司本長官親自覆視准前處分災域方甚狴牢
可矜京城及畿內諸獄亦宜並與除放冀得存活

文宗大和元年六月庚子詔緣自夏少雨應見禁囚徒宜差清
疆御史各就諸司巡勘速理聞奏無令寬滯是月以霖潦詔京
城見禁囚徒慮有寬滯宜令御史臺府縣及諸司各量輕重踈
減三日內聞奏

六年五月庚申詔曰朕聞王者之理天下一物失所興納隍之咎
一夫不獲歎時予之辜雖飢疫凶荒國家代有而陰陽侵沴儆
戒朕躬自諸道水旱害人疫疾相繼宵旰罪已興寢疚懷屢
詔書俾副勤恤發廩蠲賦救患賑貧亦謂至矣今長吏申奏
瘡猶甚蓋教化未感於蒸人精誠未格於天地法令之或爽官
之或非百姓浸免稅役多弊姦賊未去農業失時有一于茲
皆傷和氣並委內外文武常叅官一一條踈各具所見聞奏必
當親覽無憚直言其諸道應災荒處疾疫之家有一門盡歿
者官給函具隨事瘞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與本
戶稅錢三分中減一分死一半以上者與減一半本戶稅其疫
未定處並委長吏差官巡撫量給醫藥詢問救療之術各心極
濟事畢條踈奏未其有一家長大者皆死所餘孩稚十二至襁

祿者不能自致活必致天傷長吏勒其近親收養仍官中給而
以糧亦兵數都聞奏江南諸道既有凶荒賦入上供悉免蠲減
國冗長限或慮不克宗廟切忌所須外有所舊例市買紵備雜
物一事已上並仰權守待歲熟時和則居處分於戲朕自臨御
于今七年兢兢乾乾不敢自逸而冲昧寡德未能燮調艱旱水
災或罹於藩郡天亡疾苦或害于生人悼於厥心者已自責其
州府長吏各奏詔條勉加勤卹

七月壬寅詔曰秋稼方茂時稍愆亢慮有寬繫致傷和氣應內
外諸司見禁囚徒各徒本司長吏隨罪踈決務從寬典副我憂
懷

七年正月壬子詔曰朕承上天之眷佑荷累聖之丕圖宵旰兢
勞不敢暇逸思致康乂八年于今而水旱流水疾疫作沴兆庶
艱食札瘥相仍血得未動天誠未感物一類失所有過在予哉
懷罪已之心深軫納隍之嘆宜敷惠澤式表憂勤如聞去年以
來河東閩輔亢旱為災秋稼不收人甚窮困今方春之時須務
農焉若不賑救恐至流亡其京兆府河中等九州府宜賜染萬
石同華陝魏晉等州各賜十萬石並以常平義倉及拆糶斛斗
免無本色以運米折給為本州府長吏明作等第差小吏對面
宣賜先從貧下起給向本州府長吏年青苗攤酒錢在百姓腹
內者並放免京兆河中同華陝魏晉絳等州府自太和六年秋
稅以前諸色逋懸在百姓腹內悉放免議徵恤刑前五攸重苟
有寬滯即傷和氣應在城諸司諸使應有囚徒限七月內處分

訖聞奏河南府八州府勅到准此處分諸色功役非灼然交切
者勒停應管內名山大川能致風雨者委長吏精誠禱請水旱
之數雖云常理導化失節亦致災譴顧惟寡昧敢忘尅責常叅
官及外州府長吏如有規諫者各上封事極言得失俟有規正
期於阜安咸啓乃誠用致予理無或有隱以忝在公內外官有
貪暴殘虐嘉政害人者臺司紀察聞奏朕為人父母處奉丕業
口湯若 夙興匪寧減膳徹樂庶蒼天戒咨日長吏實分子憂
勉加撫綏用副惻隱庶切救災之義爰申為上之懷中外臣僚
宜体朕意

七月己酉勅曰今綠稼穡方茲旬月少雨慮及寃滯或有感
宜委左僕射李程及御史大夫鄭覃同就尚書省踈尚書省踈
理諸司囚徒寬降限五日內畢聞奏其外州府為有稍旱處委
長吏速准此處分壬子以旱命吏部尚書令狐楚御史大夫鄭
覃同踈決囚甲寅徙市

閏七月乙卯詔曰朕嗣纂聖圖覆育生類兢業寅畏上承天休
而陰陽失和膏澤愆害我稼穡災于黔黎有過在一 敢忘咎責
是用避殿徹樂減膳省刑思惕慮以具思庶薦誠而致雨時
澤未降已來朕當避正殿減供膳大常教坊聲樂權停閱習飛
龍廐馬量減食粟其日司官署厨饌亦宜摧減陰陽鬱堙鷲繫
傷善有紊和氣是乖燮調今放出宮人一千人其諸道今年合
進鷹犬宜數內停減一百頭聯在五坊者宜減 一百頭聯京
城囚徒慮有寃滯已委踈決務從寬降宜今鄭覃令狐楚速其

條疏聞奏內外諸司先有脩造稍非急切者並宜停省公卿百
察及戚里舊將相之家如有僭侈踰制委制御史臺糾察聞奏
諸州府長吏及縣令有貪縱苛暴者委御史臺訪察聞奏名山
大川及能興雲致雨者各委長吏精誠祈禱於戲朕受天眷祐
為人父母曷早作沴焦勞匪寧徧祀山川靡愛珪璧菲食罪已
緩獄銷災載深勤雨之心冀警納隍之戒凡百士庶宜諒予懷時
以人無雨帝徧巡群望至是復有此詔既而井澤普沾人心大
悅

八年六月甲午詔曰近者咎徵所集陽亢成災靡神不宗未獲
嘉應豈刑政之上乖其當奸將頑寃之未察其當夙與以思庶
咎天譴宜令尚書左僕射李逢吉御史大夫鄭覃於尚書省踈

理刑獄輕繫者咸從於決遣重條者議所以務寬必詳必致愼
誠無怠稱朕意焉丁酉詔曰屬亢陽慮有寃繫應諸州府囚徒
各委所在長吏踈理處分務從寬降其緣制獄未決遣者委刑
部大理寺速立限奉覆稍涉留滯者仍令御史臺糾劾舉奏
凡年三月乙丑制以仍歲水旱黎人難食其宰牧非財貪殘為
害及承前積弊須有條疏或寃獄留滯速宜踈決者普委觀使
糾察詳訪其狀聞奏用弭天青

七月詔曲江零土龍

開成二年三月壬申以妖星見降京城百司及天下州府見禁
囚徒死者從流徙已下並釋放膏澤不愆播種伊始土木興役
恐妨農功禁中及百司所有脩造並宜權停韶陽御厰生氣方

盛思全物類以順天時內外五坊凡有籠養鷹鷄及鷄匣鳥雀
狐兔等悉宜放之朕令素服避殿大常徹樂大官減膳一日常
分爲一旬常參官及諸州府長吏如有規模者各上封事極言
得失陳救災之本明政理之方咸竭乃心以輔厥辟於戲朕明
誠未敢化理未孚遣告在天丁寧斯甚宜盡意同憂勉進嘉言
共凝庶績弼違納誨副茲虛宣示內外各令知悉甲戌以彗星
見命京師諸佛寺開仁王經道場

四月戊申詔曰自春以來未降甘澤過時無雨當議祈禱及至
降灑已似後時今雖未旱亦要沾洽各宜差官精誠祈禱

七年庚午詔曰農人徧野其澤稍愆眷言時苗未保收穫齊心
懇禱猶望有成各宜差官長吏所在靈廟禱祈乙亥以久旱移
市閉坊市南門乙酉詔曰秋旱未雨慮有幽寃縲禁多時須議
疎決京師刑獄宜令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鄭覃親往疏
理乃命分宰臣祈雨于太廟太社白帝壇乙丑遣侍御史崔虞
孫範各往諸道巡覆蝗虫並加宣慰

三年正月乙亥京兆尹崔珙奏畿內去冬少雪宿麥未滋今差
少尹於終南廣惠公廟祈禱諸神各委今長於靈跡處精誠祈
請從之癸未詔曰朕自守丕訓恭臨大寶兢兢業業十有三年
何嘗不惠下以愛人元已以利物外無畋遊之樂內絕土木之
功浣衣菲食宵興夕惕厚於身者無不去便于人者無不行損
萬方之底貢驅時風于朴素將以弘祖宗法制安致夷夏雍熙
勤理日冀平太而去秋旱蝗所及稼穡萎敗哀此蒸人懼罹艱

食是用順時布令助照育之深仁施惠覃恩思雨露之殊澤其
淄青兗海鄆曹濮去秋蝗蟲害物偏甚其三道有去年上供錢
及斛斛在百姓腹內者並宜放免今年夏稅上供錢及斛斛亦
宜全放仍以當處當十義倉斛斛速加賑救京兆府應有蝗虫
未谷貴處亦宜以常平義倉及側及官中所貯斛斛量加賜閑
糴禁錢為時之蠹方將積弊多籍通商其見錢及斛斛所在方
鎮州府輒不得擅有壅遏任其交易必使流行乃委出使郎官
御史其所在度支鹽鐵巡院切加勾當兼委車運使設法般運
江淮糙米於河陰貯積以備節級賑救應方鎮州府借使度支
鹽鐵戶部錢物斛斛經五年以上者並宜放免刑獄之重人命
所懸將絕寃濫必資慎恤京城百司及畿內見禁囚徒委中書
門下差官踈理無使滯寃於戲唯此凶災是彰菲德情敢忘於
罪已惠所歸于及人施令布和期於蘇息凡厥臣庶宜體朕懷
十一月壬戌帝以妖星見詔京城百司及諸州府十一月八日
已前見禁囚徒未經勅斷者犯死罪并降從流已下遞一等其
十惡及謀殺人劫盜賊棄官典犯賊不在此限諸道今年遭水
及蝗虫州縣人戶等宜委觀察使與州縣長吏計會精加察訪
勿憚奏論諸道所有進獻時新委中書更點斟酌減以稱朕意
京畿之內百役繫輿歛其阜安切在優卹其今年二月二十五
日勅賑貸諸縣百姓糧種粟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石如聞數
內半是義倉斛斛此乃救災之備農年自合收填其餘有戶部
管係者並宜停徵以俟來歲畿內諸縣應有開成元年已前諸

色逋欠仍委度支與府司同檢看聞奏如是官吏欲用不在此
限皇太子葬事緣卜日稍近但令粗乃禮制不必過務虛儀以
涉繁冗則須裁減冀無害物矣夫豈傷恩易定兩州地里深阻
近者守臣葬沒軍中初有異圖累遣詔書申明事理革心迂善
章表繼來張元益出定州後應是初扶樹元益有違朝官者自
將校至于官健委新節度使安存慰諭並從洗釋如或輒相告
訐即以其罪罪之冀使藩方永無凝惧文武百寮及諸色人有
能通達刑政之源參考天人之際任各上章疏指言得失至於
徹藥減膳抑亦舊章便當內自指揮不復更形綸翰宣示中外
宜体朕懷

懿宗咸通十年六月戊戌制曰動天地者莫若精誠致和平者
莫若脩政朕顧惟庸昧託於王公之上于茲十一年矣祇荷丕
構寅水心慕庚光之欽若昊天尊周王之昭事上帝念茲夙夜
靡替虔恭同馭朽之憂勤思納隍之軫慮內戒奢靡外罷畋遊
匪敢期於雍熙祈自得于清淨上望寰區無事稼穡有年然而
燭理不明涉道推淺氣多堙鬱誠未感通早暵是虞虫螟為害
蠻夷未賓于遐裔寇盜復蠹于中原尚駕戎車益調兵食俾黎
元之重困每宵旰而志安今盛夏驕陽時雨久曠憂勤蒸庶旦
夕焦勞內脩香火以禱祈外罄牲玉以精禱仰俟玄貺必致其
滋而油雲未具秋稼闕望觀茲愆亢軫于朕懷復慮暴政煩刑
強官酷吏浸漁囊橐素陷孤亮致有寃仰之人構成災沴之氣
主守長吏無忘奉公伐叛興師蓋非獲已除姦討逆必使當辜

苟或陷及平人自然風雨愆候凡行營將師切在審詳昭示惻
隱之心敬聽勤卹之旨應京城天下諸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
五逆與犯賊故意殺人合殺造毒藥光火持杖開劫墳墓及閔
連徐州逆黨外並宜量罪輕重速令決遣無久繫留雷雨不周
田疇方瘁誠宜愍物示我好生其京城未降雨間宜令坊市權
斷屠宰昨陝虢中使迴方知蝗旱有損處諸道長吏分憂共理
宜各格公共思濟物界內有饑歉切在慰安哀此亟人無俾難
食徐方寇孽未殄師旅有征凡合誅鋟審分淑慝無令脅從橫
死元惡偷生宜申告伐之文使知逆順之理於戲每思禹湯之
罪已其庶成康之措刑孰謂德信未孚教化未行咨尔多士毗
予一人既引過在躬漸幾于理布告中外稱朕意焉

哀帝天祐二年三月詔曰朕以宿交未登時賜久亢慮闕染盛
之備軫予宵旰之憂所宜避正位於宸居減珍羞於常膳諒惟
質眇昧深合罪躬庶其昭感之祥以致沍滂之澤自今月八日
已後不坐正殿及減常膳

四月壬申詔曰朕以冲幼克嗣丕基業業兢兢敬恭夕惕今以
彗星謫見深宜罪躬雖已降恩赦更起今月二十四後避正殿
減常膳明思過咎已未司天臺奏彗星又見請于太清宮建黃
錄道場從之

三年九月詔以久雨恐妨農事遣工部侍郎孔績榮祈止如不
止祈三日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庚寅自冬無雪差官分道祈神二

年二月自春不雨命禱百神
三年勅時雨稍愆差官祈禱

八月乙未勅旬日霖雨恐傷秋稼須命祈止冀獲開晴可差官
分禱祠廟

九月有司上言以八月二日夜五鼓四等熒惑犯星二度星周
之分請依法禳之於京城西門懸東流水一罌兼令闕坊都市
嚴備盜火止絕夜行從之

十二月戊寅勅節及秋冬稍愆時雪須命祈禱以濟農功宜令
有司差官分命所祭諸神廟乙酉興駕幸廣化寺祈雪

三年正月戊午時雨稍愆命與唐府差官分禱祠廟二月辛丑
帝祈雨于郭伯神廟

四月丁卯勅時雨少愆恐妨農事須命祈禱冀遂豐登宜令差
官分道祈禱百神癸酉租庸院奏時雨少愆恐傷宿麥兼慮有
妨耕稼請諸道州府依法祈禳從之辛巳勅亢暘稍甚祈禱未
徵將致感通難避勞攘宜令河南府於府門造五方龍集巫禱
祭徒市

五月壬子勅時雨尚未沾足宜令河南府徙市閉坊門依法畫
龍置水祈請令宰臣於諸寺燒香戊申帝幸龍門之廣化寺開
佛塔祈雨

七月丁酉勅河南尹依法祈請已亥勅淫雨稍甚宜差官分道
祈晴

九月辛卯朔勅霖雨未止恐傷苗稼及妨收穫宜令差官於持

迴圖敗闕軍將及諸色人等見別指揮三司商量或有情可矜
憫或非無欺罔積年致有逋懸各具分拆續行勅命并公私債
負放至秋熟俱納今年納者不在限此

八月丙子勅陰雨稍頓慮妨收穫宜令河南府依古法祈晴
三年三月丙申帝以春雨稍頓慮妨耕種宜令河南府依古法
祈晴帝問翰林參謀趙廷乂自春已來頻雨何故奏因緣火犯
井所以頻雷雨無雷聲似夏並不益時乞寬刑獄慮有滯淹京
城諸城司繫囚禱之六月辛酉命文武百官應在京寺觀神祠
祈晴又勅霖雨稍旬尚未晴霽曠言刑獄慮有滯淹京城諸祠
繫囚並宜踈理什放

七月以久雨未晴分命祈禱又勅天下州府見禁囚徒據事理
疾速遣決不得遲滯久雨未晴恐有淹抑

四年七月壬午初時雨稍愆慮傷時稼分命朝臣禱崇百神
末帝清太元年六月丙子詔內外差官祈雨自去年秋不雨冬
無雪京師暍死十數人帝命韓昭裔開廣化寺三藏塔是夕雨
三寸丁酉以久旱京師酷熱自七日至十三日暍死數百道路
死者相望帝深憫惻日遣中使往龍門廣化寺禱雨百寮奔走
祠宇至十三日雨四寸

七月己亥分命宰臣百寮諸祠廟祈雨甲辰幸龍門佛寺禱雨
至晚還宮又詔以京畿旱遣供奉官賀守圖湯王廟取聖水澤
西州界有祈城山山嶺有池水水側有湯廟士人遇旱取水禱
雨多驗先是帝憂旱甚房嵩言聖水可以致雨故也

八月甲申詔曰霖雨稍甚慮妨收穫分命朝臣諸祠宇祈晴乙未詔曰苦雨連綿已踰旬浹差官祈禱尚未晴明宜令宰臣李遇於諸寺觀神祠虔心祈禱仍令河南府差官應有靈迹處精虔祈止丙午勅霖雨未晴宜令宰臣尚書承即分於寺觀祈晴四年正月諸道各奏惟宣為去年十月地震命僧道置消災道場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辛未以時雨稍借分命朝臣禱祠岳瀆八月勅久雨未晴慮傷農稼可申命禱祭仍曉諭天下州府䟽理繫囚無令寬滯

十月己丑日月色皆赤庚寅日月赤遣臣祠五岳丁酉勅自秋涉冬稍憊雨雪慮傷宿麥宜命禱祠分遣朝臣告祠群望宜付所司二年正月司天奏今年歲日五鼓後東方有青黑雲主歲多陰雨宜行禳災祠禱從之

六月癸未於諸寺祈雨辛丑勅近以時雨稍憊恐傷禾稼爰命祈禱果獲感通宜令本官各於本處賽謝

三年七月霖雨命宰臣於各寺觀祈晴八月汴州稍旱命丞相祈雨於寺觀

十二月以十月至是月少雪命公卿散祈於祠廟

四年十二月丙午中書舍人程遜奏三冬未降時雪請命臣寮虔申祈禱從之

長興元年四月甲辰勅自夏以來稍憊時雨宜差官祈禱二年三月勅自春以來稍憊時雨宜分命朝臣祈禱

四年乙巳帝幸龍門寺祈雨至晚還宮乙卯勅又愆時雨深疾予
心雖遍虔祈猶未溥足宜廣推恩之道更敷恤物之懷貴獲感
通必彰靈應宜令諸道州府各委長吏親問刑獄省察冤濫應
見禁囚徒犯除死刑外餘畫時踈放命省司主劉昉文紀姚
顛各于諸寺觀虔告自十一日後霖雨止至是日稍霽

九月己亥詔曰久雨未霽禮有祈禳祭諸城門三日不止乃祈
山川告宗廟社稷宜令太子賓客李延範等會諸城太常卿李
澤工部尚書崔居儉告宗廟社稷甲辰詔曰霖淫稍甚愆伏為
災朕燭理不明慮傷和氣都下諸獄委御史臺差官慮問西都
差留守判官藩鎮差觀察判官刺史州委軍事判官諸縣委令
錄據見繫獄人一一親自錄問恐姦吏逗留致其滄抑畫時踈

理如是大獄即具奏問癸卯司天監靈臺郎李德母以霖雨為
災獻唐初大使令李淳風祈晴法天皇大帝北極北斗壽星九
曜二十八宿天地水府三官五岳神又有陪位神五岳判官五
道將軍風師兩伯名山大川醮法用紙錢馳馬有差詔曰李德
母顯陳藝術時貢封章以霖雨之為災恐染盛之不稔請脩祈
醮以示消禳恭以天地星辰宗廟社稷兩師風伯皆遵祀典薦
告不虧名山大川屢行祈禱今據德母所陳俱祠禱不該有所
司嚴祠祭以表精虔

十一月辛亥詔曰朕君於人上燭理不明自冬初迄今未降雪
慮愆伏災及黎民宜令宰臣百寮分詣諸祠壇祈告

十二月戊子以自冬無雪詔宰臣盧文紀祠嵩嶽庚寅幸龍門

廣化寺開無畏塔祈雪自卯至申時還宮又侍御史陳保極上
疏玄冬告謝密雪未零竊慮今夏龍德啓圖鳶旌赴闕擁十萬
衆臨九重城讐怖龍神震驚方位致虔禮為冷風雨失時請在
京諸司觀置迎年消災資福安土地龍神道塲復詔從之甲午
詔曰李元龜官處法司次當候對以稍憊於時雪請特降於優
恩初則以貶謫官亡沒外州乞容歸葬次則茫歿者見孫絕嗣
請本處瘞埋宜依所陳須告諸道時元龜為刑部郎中上言以
開成格凡貶官降本處春秋
以存亡報省如疫於貶有所骨肉許歸葬如無骨肉本處但與
埋葬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丙申詔宰臣姚顛告嵩嶽右承陳韜光告亳州太清
宮祈雨

四月壬午以京畿旱命宰臣盧文紀告太微宮太廟姚顛告嵩
岳七月戊辰以京師苦雨遣左武衛將軍穆延輝嵩山祈晴

九月乙酉京師以大雨霖祈晴

十二月癸未詔曰陰陽爽候時雪稍憊分明臣寮諸司庶祈晴
霽

三年正月戊戌以自去冬少雪幸龍門廣化寺開無碍師塔祈
禱

三月庚寅詔曰時雨稍憊宜分命朝臣祠廟祈禱

五月庚午詔曰時雨稍愆頗傷農稼分命朝臣祈禱居數日以
庶官禱請不處仍命宰臣盧文紀禱大姚顛崇道宮馬裔孫清
宮嵩嶽又無雨帝問宰臣憊伏之故文紀等奏曰愆伏之本洪
範有其說若考校徃代理又相違臣等思之此蓋時孰若求于

政失則兵戰之氣生陰霖擾攘之氣生蝗旱稍理也自頃皇祚甫寧徵求過當雖宸念疾心事不獲已無足論其變沴也帝倪首而已

七月丁亥同華言自夏不雨京畿旱遣供奉官社紹瓌往祈山取聖水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辛卯以自秋不雨經冬無雪命群官散禱山川

二年十二月甲辰宰相國寺祈雪

四年六月己亥司天臺奏七月一日太陽有虧缺於北極於東於南未盈而沒太常禮官詳舊制日有變天子素服避殿大史以所司救日於社陳五岳五鼓麾東戟南予西弩此者中央置鼓服從其位百職廢務素服守司重列于庭每等異位向日而立明復而罷令所司法物咸不能具且去歲正旦曰有食之唯謹藏兵伏皇帝殿正道尚素食百官守司而已中欲行近禮從之

十二月丁巳帝御便殿謂馮道曰大雪害民五旬不止帝城之下十八神祠六寺二觀悉令祈禱了無其稔得非朕之涼德不儲神休者乎道對曰陛下克己恭儉無荒無怠推恩四海必合天心但憂民慎刑終始如一惟景福之變水旱之沴亦將警聖人而成德也帝曰朕聽斷有悞卿當再三正之安靜小心其相保守因令出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等七年三月壬戌以春旱分命朝臣諸祠觀神祠禱雨丁丑詔宰臣馮道等於開元諸寺

及紫極宮祈雨少帝天福八年五月癸巳勅以久愆時雨愆遣
宰臣馮道等諸寺觀虔祈其餘祠廟仍下開封府徧羗官禱之
甲辰勅以飛蝗作沴膏雨久愆應三京都鄴諸道州府見禁囚
人除十惡行劫諸殺人者及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官典犯賊外
罪者減一等餘並放內有欠官錢者宜令三司酌量與限監出
徵理乙巳幸相國寺祈雨

六月庚戌宣差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真以蝗為害往臯門
村祭告祭祀宣遣供奉官衛延誥嵩山投龍祈雨壬戌宣供奉
官朱彥威等七人各部領奉國兵士一指揮於封丘垣陽武浚
儀酸棗中牟開封等縣捕蝗又遣內班秦宗超亳州太清宮祈
雨

開運元年九月詔曰朕處承顧命獲嗣丕基常惧顛危不克負
荷宵分日昃罔敢怠荒夕惕晨興每懷祗畏但以恩信未著德
教未敷理道不明咎徵斯在向者頻年災沴稼穡未登萬姓飢
荒道殣相望上天垂譴涼德所招仍屬干戈尚興邊垂多事倉
廩不足則輟人之饑食帑倉不足則假人之乘馬雖事不犯已
而理將若何訪問羗去使臣殊乖体認不能敦於勉諭而乃臨
以威刑自有所聞益深愧悼旋屬守臣叛命戎虜犯邊致使甲
兵不暇休息軍旅有戰征之苦人民有飛輓之勞疲瘵未蘇科
歛尚急言念于此寢食何安得不省過與懷側身罪已載深減
損思召和平所宜去無用之資罷不急之務棄華取實惜省費
功一則符先帝資儉之規一則慕前王朴素之德向者造作軍

器破用稍多但取堅剛不須華靡今後作坊制造器械不得更用金銀裝飾比於遊畋素非所好凡諸服御尤欲去奢應天下州府不得以珍寶玩好及鷹犬為貢在昔聖帝明君無非惡衣菲食况于薄德所合叅行今後太官常膳減去多品衣服帷帳務去華飾在禦寒濕而已峻宇雕墻昔人攸誡玉杯象筋前代所非今後凡有營膳之處丹堊雕鏤不得過度宮闈之內有非理費用一切禁止於戲繼聖承祧握樞臨屐旆至道若履春水屬以天災流行國步多梗因時致懼引咎推誠期于將來庶幾有補更賴王公將相貴戚豪宗各啓乃心率由茲道共臻富庶以致康寧凡百臣寮宜体朕意

三年二月壬戌勅令以漸及春農久愆時雨深慮囹圄或有滯淹宜恤刑章甫召和氣其諸道州見禁人等並須據罪輕重疾速斷遣所限半月內有斷遣訖奏

四月己未以久旱命宰臣趙瑩與那官禱雨戊寅帝幸相國寺祈雨

漢隱帝乾祐元年四月庚辰朔以自春不雨勅青州收痊用兵討楊光遠時骸骨丁亥以旱幸道宮佛寺禱雨賜僧道帛有差未時還宮

五月戊午勅以旱分命郡官於諸寺觀神祠祈雨

七月以久旱帝幸道宮佛寺禱命仍分命郡官祈諸神祠賜僧道帛有差日晚還宮玄雲四布猛風北至俄而澍雨俛餘人情

熙熙

周太祖廣順二年夏四月戊子勅以旱分命群臣於諸祠廟祈
禱雨

三年正月丁卯以自去冬京師無雪是日分命臣于祠宇祈禱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五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六

帝王部 一百四十六

卹下

周官大司徒之職以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之道佐天子保
安萬民傳亦云孤獨於寡夫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氣盖
任天下之重司生民之命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之溝中斯堯
舜之用心也中代而下哲王繼踵取憲前軌勤恤人隱乃有哀
其惇獨彰其凶沴賜穀帛以助其養葺廬舍以寧其居流徙者
加之存恤天祈者與之藏歛復丁年以侍老鬪寬鄉以利民獸
為暴者為之驅除行所過者賦以直物蒐狩之所及戒其侵暴
寒暑之遺屬資以醫砭以至卹司百執恪居朝夕或畏景流爍

嚴飈粟烈塗潦沮如亦免其朝謁斯皆在人上者厚下安宅表
微惻隱之至也詩曰哿矣富人哀此惇獨易所謂損上益下民
說無彊者是之謂歟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景帝元年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

痛之群國或硤愜無所農桑較畜硤謂硤蝟瘠薄也愜隘也較

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從麋鹿食曰薦一日其儀民

卻徒寬大地者聽之

武帝元狩元年四月詔朕哀夫老眊孤寡鰥獨也八十日眊老稱

之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遺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致送

年九十已上及鰥寡孤獨人帛二匹絮三斤八十已上人米三

石

六年六月遣博士大等六人褚大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

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

元封元年十月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加年七十已

上孤寡人帛二匹

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在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賜

所過孤獨高年米四石

六年三月幸汾陰祠后土神光三燭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疋

大始三年二月幸行東海琅邪登之罘浮大海賜行所過戶五

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昭帝始元四年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流庸

謂去其本鄉而庸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
行為人傭作也
且減之

元鳳二年六月詔曰朕閱百姓未贍前年減漕運三百萬石頗
省乘輿馬臣補邊郡三轉傳馬其令郡國每飲今年馬口錢所謂

租及六畜也宣帝地節三年三月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

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

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

職常也失職謂失其常業也

四年九月詔曰朕謂百姓失職不瞻遣使者循行群國問民所
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其咎朕甚閱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
已振貸益民之食而賈咸貴衆重其減天下鹽價

元康元年三月以鳳皇集泰山甘露降未央官賜鰥寡孤獨帛

二年三月以鳳皇甘露降集賜天下鰥寡孤獨高年帛有差

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四年三月詔以神爵集長樂未央宮賜鰥寡孤獨帛各一疋

神爵元年三月改元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四年二月以脩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神光顯著鰥寡孤獨高
年帛

五鳳三年三月以鸞鳳交集長樂官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永光二年三月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二年二月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四年十月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

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徒即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邊陲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遠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國中以綏四方今所為初凌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五年秋潁州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從官即上也言凡為吏為從其官本縣有被害皆與休告士卒遣歸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賜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免

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潁河之郡巡行而率其狀潁水水所毀常困乏不能自存者財賑貸財與而賑貸之其為水所流壓死者不能自奔令即國給槨積葬

埋權清謂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兄食之稟食

使得生活不占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詔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院閔者

勿苛留天井在上黨高都壺口在壺遣諫議大夫博士分行視

鴻嘉元年二月詔水旱為災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四年正月詔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眾兄散失其青幽冀部尤

劇朕甚痛焉已遣使者循行郡國流民欲入關輒籍內錄其名籍

所之郡國謹遇以理也往務有以全活之恩稱朕意

哀帝以綏和二年四月即位是年秋詔曰迺者河南潁州郡水

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舉其名籍賜死者棺

錢人三千

平帝元始二年四月郡國大旱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舍上賜死者一家六戶以上葬錢五千四戶以下三千二戶以
也
上二千起官寺市里募徒貧民縣次給食至徒祈所至田宅什
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常安城中民居宅二百區以居
貧民

四年二月賜天下鰥寡孤獨高年帛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正月詔曰往歲水旱蝗虫為災穀價騰踊

踊言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

者給廩廩賜穀也高年鰥寡孤獨及老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

律漢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二十二年九月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賜郡中居人壓死者

棺錢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處而家羸弱不能收

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不

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年五月大水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不能自存者粟人六

斛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行養老禮詔有司其存者羞恤幼孤惠鰥
寡稱朕意焉

三年二月立皇太子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
人五斛

十二年五月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

三斛

十七年五月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八年四月詔自春已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其賜
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大赦賜鰥寡孤獨老癯貧
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建初元年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廩往來煩遽

或妨農耕廩給也稍謂少給之不頻與也少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並與之

沉人欲歸本郡縣者其實廩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孤舍宿

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邪詔書既下無得

稽留勅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

三年三月立皇后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四年四月立皇太子賜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元和元年二月詔曰自告疫已來穀食連少其令郡國募人無田

欲徙地界就肥瘠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

餉餉糧也與餉同貫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

勿禁

三年正月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憐恤之憂有忠利之

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

律和帝永元三年十月行幸長安賜行所過鰥寡孤獨老癯貧

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五年二月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

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那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鬻為貨而豪右得

其饒利

方言曰韻自閩而東謂之鬻貧人既計釜鬻以為貨財懼於役重多即賣之以避租稅豪富之家乘賤賣故得

其饒利詔書實覈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及更徵召會聚

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生

八年二月立皇后賜天下鰥寡孤獨篤癘貧不能自存者粟五斛

十二年二月詔賜被災諸郡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

民聽人陂池漁採以助蔬食

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

匱乏京師去冬無宿雪以其經冬故言

宿也今春無游雨黎民沅離困於道路其賜鰥寡孤獨老癘貧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五年閏正月詔沅民欲歸還本鄉而無糧食者所過實廩之

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

元興元年十二月立皇太子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癘貧不能自

存者粟人三斛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勅司穎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訛言相

警棄捐舊居老弱相携窮困道路其各勅所部長吏躬親曉諭

若欲歸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欲勿強

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也欲歸者皆給

以長牒為驗

元初六年二月詔曰夫政先京師後諸夏月令仲春養幼小存

諸孤季春賜貧賑乏絕省婦使

婦使謂組之事表真女所以順陽氣

崇生長也其賜尤貧困孤弱單獨穀人三斛

四月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大醫循行疾病死者賜棺木除田租口賦

永寧元年四月賜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二斛

十一月郡國二十五地震或拆裂遣光祿大夫按行賜死者錢人二十

延光元年三月改元大赦加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詔壓溺死者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其壞廬舍已失穀食粟人三斛若一家皆被災害而弱小存者郡縣為收斂之

順帝建元元年正月大赦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二年二月詔荆豫兗冀四州沆汎貧人所在安業之疾病致醫藥

三年正月京師地震漢陽地裂詔實覈傷旱者賜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者郡縣為收斂

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鰥寡孤獨老癯不能自存者帛一匹八月以五州兩水遣使實覈死亡收斂廩賜

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九人詔賜狼所殺者錢人三千

永和二年十月行幸長安所過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賜粟

人五斛

三年二月京城及金城隴西地震山摧地陷遣使按行二郡賜壓死者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為收斂

建康元年正月辛丑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來地百八十震山谷折裂壞敗城寺殺害民庶夷狄叛逆賦役重數內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光祿大夫按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為煩擾

質帝本初元年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罹寇害殘夷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暴尸原野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為之况我元元嬰此困毒万春戒節賑濟之厄掩骼埋胔之時其此郡見穀出廩窮弱收葬骨骸務加理恤以稱朕意五月海水溢使謁者按行收葬樂安北海人為水所漂沒死者

桓帝建元元年正月大赦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年十一月詔曰朕攝政失中災青連仍三光不明陰陽錯序監寐寤歎疾如疢首

監寐言雖寢而不寐也寤寤也

今京師廝舍死者相枕郡

縣阡陌處處有之甚為周文掩骼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葬主布三尺若無親屬可於官儒地喪之表識姓名為設祠祭文又徙在作郡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不有能自沉及振移者廩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我民元嘉元年正月京師疾疫使光祿大夫將醫藥按行永興二年六月詔司穎校除部刺史曰蝗災為害水變仍至伍

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菁以助人食

永壽元年六月洛水溢文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沉失死骸者令郡縣鈎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千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渤海溢詔州郡賜溺者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為收斂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謁者巡行致醫藥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醫藥

光和二年春大疫使常使中謁者巡行致醫藥

魏明帝大和六年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

晉武帝泰始七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河溢流居人四千餘家殺

三萬餘人有詔賑貸給棺

咸寧二年七月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詔給棺

三年三月帝將射雉慮損麥苗而止

太康元年元年三月改元大赦詔恤孤老困窮

惠帝永平元年五月賜鰥寡帛人三匹

明帝大寧三年三月立皇太子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成帝咸和元年二月改元大赦賜鰥寡孤老米人二斛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改元振恤鰥寡孤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立皇后賜鰥寡米人五斛

五月正日戊戌大赦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海西公大和六年四月賜窮獨米人五斛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一月即位賜鰥寡孤獨米人五斛

孝武帝大元五年六月以比歲荒歉大赦其鰥寡孤獨老不能自存者人賜米五斛

安帝義熙元年正月賜鰥寡孤獨穀人五斛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正月庚子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收趙郡之高邑遂幸於鄴民有孤老不能自存者詔郡縣賑恤之

大武大延元年二月詔長安及平涼民徙在京師其孤老不能自存者聽還鄉里

三年二月幸幽州存恤孤老問民疾苦

獻文皇興四年三月詔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發不寐疚深疾首是以廣集良醫遠採名藥欲以救護兆民可宣告天

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醫就家診視所須藥物任醫量給之
孝文延興三年九月詔曰今京師及天下囚未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給衣衾棺槨葬之不得暴露

大和三年十一月賜京師貧窮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者衣服布帛各有差

五年二月大赦賜孤貧不能自存者穀帛各有差

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賜貧老衣服

四月甲辰賜畿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

七年四月壬子幸崞山賜所過鰥寡不能自存者衣服粟帛

十二年正月詔曰鎮城流旋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諸如此等聽解名還本鄉諸犯死刑者父祖母父

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耆親者具狀以聞

十三年四月詔曰昇樓散物以資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毀傷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貧老貧獨者

十七年七月立皇太子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九月幸并州詔洛懷并賜所過四州恤鰥寡孤獨各有差

十八年正月南巡詔相充豫三州恤鰥寡孤獨老各有差

八月幸懷朔武川撫賓柔玄等四鎮問人疾苦貧窘孤老者賜以粟帛又詔禦夷城人年滿七十已上及廢疾之徒校其元犯以准新律事當徒坐者聽一身還鄉又令一子扶養終命之後仍遣歸邊自餘之處如徒之犯年八十已上皆聽還

十一月詔冀定二州恤鰥寡各有差

十二月詔南代鄆豫二州恤鰥寡孤老各有差

十九年四月曲赦徐豫二州恤孤寡老疾各有差

六月南代還詔車駕所經者恤孤寡老疾各有差

十月幸鄴還詔曲赦相州恤孤老痼疾各有差

二十年七月丁亥詔疾苦六極人神所務宜時防恤以窮廢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明加務恤令得存濟又詔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違式男女失時者以理會之

二十一年五月幸長安還汎渭入河詔孤寡鰥貧為賜穀帛

九年丙申詔曰哀貧恤老王者所先鰥寡六疾尤宜矜愍可勅司州洛陽之民年七十已上無子孫六十已上無親眷貧不能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之親窮

因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遣醫救護給大監師四人豫請醫物以療之

宣武景明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以來連有軍旅役務既多百姓凋弊宜時務量以極民瘼正謂之外諸防官損民一時蠲罷永正三年十月詔曰朕乘輅御歷年周一記而道謝擊壤教慙刑措至於下民之瘁艱疾苦心常愍之此而不恤豈為民父母之意也可勅大常於閑敞之處別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嚴勅監署分師療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雖齒數有期脩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針石庶秦扁之言理驗今日矣又經方浩博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務存精要取三十餘卷以班九服郡縣備言布下

鄉邑使知救患之術耳

延昌元年四月詔曰肆州地震陷裂死傷甚多言念毀浚有酸懷抱亡者不可復追生病之徒宜加療救可遣大醫折傷醫病給所須之藥就治之

六月詔曰去歲水災今春旱災百姓飢餓救命靡寄雖經蠶月不能養績今秋諭將及郡縣其於責辦尚書可嚴勅諸州量民貲產明加檢校以救艱弊

二年十二月詔以鎮四地震人多罹災其有課丁役盡老幼單立家無受復各賜廩米以接來稔

孝明熙平元年十二月詔洛陽河陰及諸曹雜人年七十已上鰥寡貧困不能自存及年雖少而痼疾長廢窮苦不濟者宰司

研實具列以奏聞

神龜元年正月詔曰賜京畿及諸州鰥寡孤獨粟布

出帝大昌元年五月丁未詔曰無侮惇獨事炳前經惠此鰥寡聲留往冊朕以薄德作民父母乃眷元元寤言增歎今理運惟新哀矜伊始如有孤老疾病無所歸依者有司明加隱括依格賑贍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大霖雨詔遭水者有司時巡檢校條例以聞

武帝建德三年十月詔蒲州民遭饑交絕者令向郿城以西及荊州管內就食

六年二月平齊詔曰每侮燒獨事顯前書哀彼矜人惠流往訓偽齊末政昏靈實繁哭甚稽天毒流比屋無罪無辜係虜三軍之手不飲不食僵仆九達之間朕為民父母職養黎人念甚泣辜誠深罪已除其苛政事屬改張宜加寬宥兼行賑卹其瘡殘孤老飢餒絕食不能自存者仰刺史守令及親民長司躬自檢校無親屬者所在給其衣食務是存濟

隋高祖開皇十四年八月關中大旱人飢行幸洛陽因令百姓山東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為限

十二月東巡狩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帝勅斥挨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廝於仗衛之間遇逢扶老携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難險之處見負擔者遽令左右扶助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七

帝王部 一百四十七

恤下第二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即位詔鰥寡孤獨量加賑恤

七月己酉詔曰隋政無綱行止無度東西奔聘靡歲獲寧遂使父子乖離室家分折親老絕晨昏之養嬰孩無撫育之恩人懷戀本之心家有望懷之嘆朕上膺靈命下字黔黎一物失宜情深軫悼思俾惠建于鰥寡其隋代公卿已下爰及民庶身徃江都家口在此不顧義軍者所有田宅並無追收若有困窮糧食交絕其錄名簿速加賑贍

四年六月庚寅詔鰥寡孤獨以時恤理

七 丁卯大赦詔高年惇獨量加賑恤

六年三月詔曰詩不云乎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自有隋失馭政
刑版蕩豺狼競起肆行暴虐徵求無度侵奪任已下民困擾各
靡聊生喪亂之餘百不存一上天降鑒爰命朕躬廓定凶災又
寧區域念此黎庶凋弊日久新獲安堵衣食未豐所以每給優
復蠲減徭賦不許差科輒有勞役義行簡靜使務農桑至如大
河南北離亂永久師旅荐興加之饑饉百姓勞弊此焉特甚江
淮之間爰及嶺外塗路懸阻土曠民稀流寓者多尤宜存恤此
等諸處往隔寇戎自經開泰歲月未久猶恐士民積習不改前
弊州縣官人未稱所委迎送往來尚致勞費其江北河淮以南
及荊州大總管向西諸州所司宜便班下自今以後非有別勅
不得輒差科徭役及迎送供承庶令安逸民加檢約稱朕意焉
四月詔曰隋末喪亂豺狼競逐率土之衆百不存一干戈未靜
桑農咸廢凋弊之後飢寒重切永言于此悼于厥心今寇賊已
平天下無事百姓安務稱職家給人足即事可期所以新附之
民特蠲徭賦欲其休息更無煩擾使獲安靜自脩產業猶恐所
在州縣未稱朕懷道路迎送解宇營築率意徵求擅相呼召如
此例悉宜禁斷非有別勅不得差科不如詔者重加推罰布告
天下咸知此意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即位詔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優
恤

貞觀元年二月詔曰昔周公治定制禮垂裕後昆命媒氏之職

以會男女每以仲春之月順時行令蕃育之理既弘家邦之化
攸在及政教凌遲諸戾力爭官失其政人變其風致使謠俗有
失時之譏鰥寡無自存之術漢魏作教事非師古道隱世隨義
逐時乖重以隋德淪胥教鍾迤剝五都俱覆萬方咸蕩暨參墟
奮旅救彼難危區宇削平摠斯圖籍顧瞻禹迹提封尚存仍眷
周餘掃地咸盡痛心疾首寤寐無忘蓋惟上玄之大德曰生蒸
民以最靈為貴一經喪乱多餌豺狼朕肅奉天命為之父母平
定甫再劬勞未堪厚生樂業尚多踈簡永言亭育用切于懷若
不申之以婚姻明之以顧復便恐中饋之禮斯廢絕嗣之寡方
深有懷怨曠之情或致淫奔之辱憲章典故實所庶幾宜令有
司所在勸勉其庶人男女之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
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
喪違制之後孀居服經已除並復申以媒媾令其好合若貧妻
之徒將盈匱乏者迎于其親近及鄉里富有之家裒多送寡使
其資益以濟其鰥夫年六十寡婦年五十已上及婦人雖尚少
而有男女及守貞潔者並任其情無勞抑以嫁娶
七月周氏設官分掌邦事漢家創制允定章程故使百工咸理
五才異用雖沿革有時而比塗莫爽但欽明之后後自予未昏
乱之朝刑及民心或祁寒隆暑未獲小康或俾夜作明繼之以
燭淫費不已凋喪為期朕祇奉明命撫臨億兆愛育之心發于
寤寐每咨謀卿士詢謗葛藟何辜不以節儉為懷憂矜在念自
非田疇耕獲軍國資須未曾別使一人輒求一物每有丁匠之

所常申戒作之司令其寬大工程務從閑遊少府僚屬莫不聞知而營造予鎧催督非理竭人之力以求已功朝夕左右尚乖期約遠方勞役何以克堪雖四海之內無餘終始然繕治器械脩葺城隍及隄防浸決橋梁壞毀事不獲已必藉人功須慰被民心緩其日用宜班告天下知朕意焉

六年三月幸九成宮詔岐雍豳三州行經之所鰥寡惇獨賜以粟帛

九年三月大赦鰥寡惇獨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量加賑恤十年閏內河東疾病命醫齋藥療之

十一年二月幸洛陽宮詔從兵有父母年八十已上者悉罷遣七月詔曰洛陽呂室創自有隋朕自因其成功無所改作今屋

宇湮壞者宜量加脩葺使纔充居處自外材木宜分賜洛州郭內貧民困水損居宅者是月以廢明德宮之玄圃院分給河南洛陽遭水者

十三年正月朝獻陵詔鰥寡惇獨有篤疾者賜物各有差

十五年正月幸洛陽詔從行士卒家貧老並放還所過賜高年篤疾穀帛有差

三月戊辰如襄城宮澤州疾疫遣醫就療

十六年夏谷涇徐號戴五州疾疫遣賜醫藥焉

十七年四月中即將李安儼與太子承乾謀及誅藉沒其家其父年九十餘太宗愍焉特賜奴婢以養之

閏六月潭濠廬三州疾疫遣醫療焉

十八年自春及夏廬濠巴普柳疾疫遣醫往療

二十二年十二月大寒帝謂侍臣曰朕在九重之內身御珍裘且將臨朝猶覺氣之嚴厲况臣下遠趨北闕犯霜露乎朕思至此遂減衣裘而出

二十二年九月邠州大疫詔醫療之

高宗永徽元年六月新豐南大雨零口山水暴出漂廬舍溺死九十餘人詔賜死者絹布三匹仍給棺瘞埋之乏絕者給資之宣歙饒常等州暴雨水漂殺四百餘人詔官為瘞埋仍貸之六年六月辛丑商州山州漂壞居人廬舍遣使存問之

顯慶元年七月己卯宣州涇縣山水暴長高四丈餘漂蕩村落溺殺二千餘人制賜死者物各五段廬舍損壞者量為營造並賑給之

十一月饒州火焚州城廨宇倉獄延燒居人廬舍有死者詔死者家布帛以葬之

四年七月連州山水暴漲漂沒七百餘家詔鄉人為造宇仍賑給之

龍朔二年十二月詔曰海東二南蕃久愆職貢近者命師薄伐軍務事殷綠沿河州縣勞於征役北雖多有蠲免庶事擾于萬邦俱會置煩擾勞逸二途理無兼介丘大禮及幸東郡並宜立停

總章二年九月海水泛溢壞永嘉安固二縣郭居人廬舍六十餘家遣使脩葺宅宇溺死各賜物五段

咸亨元年八月以天下四十餘州旱及霜至百姓饑乏閔中尤甚詔雍同華蒲陝五州百姓乏絕听于興鳳梁等州隨梁十月詔貧窶之家有年十五已下親屬不能收養者並听為男女及驅使京官六品已下情愿將家口歸本貫及往豐熟之處並聽之

王元三年八月大風海水泛溢漂損居民廬舍五千餘家齊淄等大水詔賑貸貧乏溺死者賜物埋殯之舍宅毀壞者助其營造

儀鳳三年四月以同州飢死沙苑及長春宮並許百姓樵採漁獵

永隆元年秋河南北諸州大水詔遣使分往存問其漂溺死者各給棺柩仍贈其物七段屋宇破壞者勸課鄉閭助其脩葺糧食乏絕者給貸之

二年八月河南河北大水詔溺死者各贈物三段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雍州同官縣大雨雹鳥獸死其大水漂流居人四五百家遺員外郎一人巡行賑給被溺死者官為埋殯七月洛水瀑漲壞人廬舍千餘家溺者死數百人令御史存問賑恤官為埋瘞

景龍二年三月築朔方軍城四月以兵匠有疾病者令醫齋藥巡療

玄宗先天二年五月詔曰卑宮致美愛人之力靈臺罷宮重費之仁景彼前列吾無間然頃以所居殿院素非引敞時方暑雨

頗有蒸鬱上稟聖慈式遵時令將脩別寢順被高居雖復九徒
所須至于蕃匠補葺所擬無煩外方然以麥秋爰及農務方勤
維夏在辰執役為弊營之則衆物有勞而一身逸罷之則我躬
未泰而氓庶安夫天之樹君將利之也勞人自奉予所不為其
脩大明宮宜即侍至閑月方使畢功宣示具寮使知予意所有
先後工匠即擾還價直勿令懸欠仍即放散

開元三年七月詔曰古之為國者藏之於今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比者山東邑即歷年不稔朕為之父母欲安黎庶恤彼貧弊
極其流亡靜而思之非不勤矣今者風雨咸若京抵可望若貸
糧地稅庸調正租一時併徵必無辦法河北諸州宜委州縣長
官勘責灼然不能支濟者稅租且于本州納不須徵却待至春

中夏別處分有貸量迴溥者亦量事減徵

四年正月詔曰如聞江淮南諸州大虫殺身村野百姓頗廢生
業行路之人常蚤死失州縣不以為事遂令猛獸滋多泗州連
水縣令李全確前任宣州秋蒲縣令界內先多此獸全確作法
遮捕掃除略盡迄令人得夜行百姓實賴其力宜令全確馳驛
往淮南大虫為害州指授其教與州縣長官同除其害緣官路
兩邊去道各十步草木常令芟伐使行人往來得以防備

七年九月詔曰東都道俗有來諸駕者東西來去雖則為常每
歲來請豈能無擾宜以理告示于朝堂賜食即發遣并勅陸象
先莫令更相倣效

八年六月河南府卷洛涯三水泛溺漂漲居人四旁餘家壞田

三百餘頃諸州當防丁當番衛士掌閑廐者千餘人遣使賑恤及助脩屋宇其行客溺死者委本貫存恤其家

十五年五月東都大雨伊汝等水泛壞河南府及許汝仙陳四州廬舍數千家溺死者甚衆詔河南府巡行所損之家量加賑貸并借人力助營宅屋

十一年七月丁亥勅曰神農嘗草以療人疾岐伯品藥以輔人命朕銓覽古方永念黎庶或崇衛內壅或寒暑外攻因而不救良可歎息今遠路僻州醫術全少下人疾苦將何恃賴宜令天下諸州各置職事醫學博士一員階品同于錄事每寫本草及及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其諸州于錄事各省一員中下州先有一員者省訖仰州補勲散官充帝新製廣濟方頒于天下

十二年三月詔曰江南河北去歲雖熟百姓之間頗聞辛苦今農事方起蠶作就功宜令銜史分往巡行其有貸糧米者並停到秋收

十三年十二月詔曰應緣朕巡行處有損百姓竹樹者所司即酬其錢

十七年七月以懷鄭許滑衛等州水潦遣右監門將軍知內待省事黎敬仁宣慰如有遭損之處應須營助賑給委使與州縣相知量事處置

九月命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宇文融往河南河北道遭水州宣撫若屋宇摧壞牛畜俱盡及往人家不能自存立者量事助其脩葺

十一月詔曰近聞河南宋汴等州百姓多有汧流逐熟去者須知所詣有以安存宜令本道勸農事與州縣檢責具所去及所到戶數奏聞

十五年四月制曰河南河北諸州去年緣遭水滂雖頻加賑貸而恐未小康言念于茲無忘鑒寐爰自春夏雨澤以時兼聞夏苗非常茂好既即收穫不慮少糧然以產業初營儲積未贍若無寬惠不免艱辛其貸糧麥種谷子迴轉變追諸色欠負等並候豐年以漸徵納蠶麥事畢及至秋收後並委刺史縣令專勾當各令貯積勿使妄有費用明加曉諭知朕意焉

十六年正月庚申御與處樓宴群臣下制曰朕昔在藩國比惟邸第乾坤未泰陰陽尚象則有神效靈祥符肇貺在田之際永

瑞日於或躍之池惟此舊居式加新宇雕牆僅板於百堵卑官不階于三尺棟梁之用毀徹所餘聊以紀天地之休徵貽子孫之儉約耳屬春令爰始時惟發生萬方來朝千官入賀既稱觴以獻壽宜施惠以布德况田農在候稼穡方興或迫于程徑不遂農桑之務言及于此軫歎良深其徒以下且令責保並應當審兵事等灼然單貧者所由勘會並放營農所在所訟長官隨事踈理勿使寃滯非軍國所要餘不急之務一切並停仍加勸課脩植農穡其河北水損戶既屬春事慮有乏絕不支者宜委採訪使與州縣相知量加賑恤諸處行人之家及鰥寡孀獨不能自存者州縣長官親加擾撫使得存濟應有差科量事務放宜宣風疾化職在令長有司銓擇之次特宜審擇其才惟德刑

為政之要頃無聞于風化多取威于捶楚理人之道其若是乎
愚昧之流或輕抵犯宜如曉諭使貶章程其含生之類不得輒
有屠殺天下捕獵亦宜禁斷仍嚴加拯溺百司各遵時令務引
寬大之曲使政理無失稱朕意焉

二十三年五月詔曰如聞閔輔蠶麥雖稍甚常年百姓所收終
得自給若無優假還慮艱弊其先欠有司職田及諸色應合至
蠶麥時徵有已處分訖其公私舊債以宜停徵貧下百姓有慵
力買賣與富兒及王公已下者任依常式

天寶三載八月詔曰育物者所貴于從宜養人者必資于遂性
况加疾苦豈忘哀矜內外二曠騎等如聞因當上築患者畚滿
之後既不勝致遂鄉又不容在識掌將息進退無據伺所依投

溝壑是憂宜謀朝夕永言及此深軫于懷自今已後如有此色
宜移就三衛厨給食料將養各委左右金吾將軍存意檢校所
須藥物仍與大常計會量事供擬並差醫人救療其諸門及諸
捕職醫人等有疾疾者並准此處分其死者各委所由隨事埋
瘞當日牒報本貫令人家親族運致還鄉

五載八月癸未詔曰朕頃所撰廣濟方救人疾患頒行已久計
傳習亦多猶慮單貧之家未能繕寫閭閻之內或有不知儻將
療失時因致夭橫性命之際寧志側隱且令郡縣長官就廣濟
方中逐要者于大板上件錄當村坊要路榜示委採訪使勾當
無令錯脫

十三載二月詔鰥寡惇獨之絕者量加賑給

肅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詔左降官非逆緣坐及犯惡逆名
教枉法強盜賊如有親年八十已上及疾惡在牀枕者不堪扶
持更無兄弟許其停官終養其流人亦準此

乾元元年四月詔曰應緣南郊百司張設有損百姓苗稼者委
京兆尹隨損多少陪酬所損錢物便即聞奏

十月詔曰應行營人家及羸老卑貧鰥寡惇獨已頻有處分宜
令州縣官長倍加優恤

上元二年九月詔鰥寡惇獨不能存三者委刺史縣令量加賑恤
代宗寶應元年十月乙卯勅曰浙江東西去歲旱損所出租賦頗
甚艱辛今秋以來復聞遭水百姓重困何以克堪朕所以未明
求衣日肝忘食弘理道良用疚懷今所徵收唯正租庸而已其

餘差役咸使矜量頗亦申明冀稍安緝如聞諸道節度使不承
正勅妄自徵科州縣望風便行文牒務為逼迫自應誅求事且
因循轉用生弊不有懲革何以息人自今已後宜令本縣觀察
及租庸使嚴加訪察其州縣除正勅支遣外不得轉承諸使文
牒徵率一物已上如或有犯即仰停務具名彈奏又聞杭越間
疾疫頗甚戶有死絕未削圖至于稅賦或無舊業田宅延及親
隣言彼疲人豈堪兼役致令逃散誠有哀矜亦委租庸使與本
州審細勘責據實戶差遣處置訖具狀聞奏仍委刺史縣令設
法招携課最之間褒貶斯在其有死絕之家無人收葬仍令州
縣埋瘞朕臨御寰宇為人父母一物失所每勤罪已之心四方
未寧弭軫納隍之慮庶尹卿士友邦家君宜悉朕懷共敷至理

大曆元年四月制曰其百姓鰥寡孤獨不能存濟者困窮無主誠可哀傷仰所在州縣府長官每年以諸色官物量加贍恤令其得所

德宗貞元元年正月詔曰嘗陷賊百姓屋宇焚毀貧病老弱咸加優恤

十二月越州刺史皇甫政奏去貞元十年綾各一千七百匹至汴州值兵潰叛物皆散失請率新未客戶續補前數帝謂宰臣曰百姓有業則懷土為居戶失則去鄉為客戶去鄉者咸遭罪苛暴瘡痍之人豈可重傷可罷其率物免所失物

十四年閏五月貶太子詹蘇弁為汀州錄事參軍又貶其兄贊善大夫袞為永州司戶俄降勅曰左降官蘇袞貶官本緣弟連坐矜其年暮加以疾患宜令所在勒迴任歸私第哀年七十兩目無所見已逾年以弁之故竟未停官及貶帝聞之哀憫故許還家

十八年七月詔曰朕獲主兆人以臨方憂勤于政思底康寧然理化未孚水旱為沴或傷壞廬舍漂損田疇朕為人父母用切于衷其諸道應遭水損州縣令委本道觀察使速宜條疏聞奏當有處分又詔曰政在養人實為邦本朕庶存節用以極其凋殘咨尔長吏宜家安撫申明曉示令悉朕懷

十九年七月以閔輔飢罷今歲吏部選集

憲宗元和二年八月以沒蕃人僧良闡等四百五十人自吐蕃復還中國命京兆府勘責先身亡及送在神策軍餘三百九十

人詔良闡等頃因淪陷久在殊方或有平日遣人或是衣冠舊
族萬里歸國尤所哀矜應歸及分配并侍親人委所在特加優
卹

四年九月晉寧公主奏出城行田帝令中使彭希昭宣以禾稼
初登或慮蹂踐且歸第以俟來月

七年十月制冊皇太子其天下高年廢疾者委所管州縣各加
存恤

十年二月以郎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中丞裴度奏禹錫
母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
老母必去不得則須與予為死別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制
稍移近使處得終養帝曰夫為人子者每事尤須脩謹常恐貽
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于他人豈可以此論救度不能對
帝乃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能傷其所親之心明日
改授禹錫連州刺史

十二年二月撰貞元集要廣利方憲宗親為之制序散題于天
下通衢其方摠六千三種五百八十六首

九月詔諸道遭水州府其人戶中有溺漂致死者委所在收瘞
其屋宇催倒亦委長史量事勸課有葺使得安存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大赦制天下百姓年九十已上委所在長
官量加存問

文宗大和元年十一月詔應配流靈夏等州及天德軍人等自
今後宜許將家口赴沅所除本身外亦據口數給熟食遞送

六年正月詔京城內有鰥寡孤獨不能自濟瘠顰跛躄窮無告者委京兆尹量事賑恤所具開款聞奏

五月庚申詔諸道應災荒處疾疫之家有一門盡歿者官給凶具隨事瘞藏一家如有一口疫死一半者量事與本戶稅錢三分中減一分死一半已上者與減一半本戶稅其疫未定處並委長吏差官巡撫量給醫藥詢問救療之術各加極濟事畢條疏奏聞天下有家長大者皆死所餘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致矢傷長吏勤其近親收養仍官中給兩月糧亦具都數聞奏江南諸道既有凶荒賦入上貢悉多蠲減國用常限或慮不克宗廟切忌所須外有舊制市買貯備雜物一事已上並仰權停待歲熟時和則舉處分

七年八月詔百姓困窮弊由姦吏政苟不擾人皆自安其司農寺供宮內及諸厨冬藏菜並委本寺自供其菜價仍委京兆尹約每年時價支付更不得配京兆府和市其諸陵守當夫宜委京兆府以價直送陵司令自顧召並不得差配百姓應寒食雜差配其樹栽脩橋柴木選塲棘寺便于戶稅錢內尅折不得更令和市天下諸州府應納義倉其諸色斗斛二合耗外切宜禁斷仍委度支鹽鐵分巡院及出使即官切加訪察

九年八月以責授閬州刺史權璣為鄭州刺史璣宰相文公德輿之子少負名稱藉甚于士大夫間會德輿門生李宗閔為璣中書舍人宗閔貶璣不自安穎密上章自雪黨比遂改授閬州及是帝知璣所生毋抱病因有是命

開成元年正月己巳東都留守司徒兼中書令裴度上言前懷
州武德縣令王賞以失縣庫子乃盡償所欠緡錢庫子莫可得
獄固難見河陽節度使溫造嚴刻禁賞三年毋老不得侍疾毋
亡不得服喪大理寺執文斷䟽疑似之間寃滯深久帝方留情
刑獄聞之即時詔釋賞

宣宗大中四年正月詔有水旱處宜令州縣長令多方優恤務
使安存而有甚不支濟仰具事由聞奏別議處分

懿宗咸通四年七月朔制曰安南寇陷之初流人多寄溪洞其
安南將吏官健走至海門者人數不多宜令宋戎李良瑛察訪
人數量事救卹

哀帝天佑二年四月詔鰥寡孤獨不濟者長吏量加賑卹

後唐莊宗天佑二十年四月即位制曰應諸道管內有高年踰
百歲者便與給復永俾除名自八十至九十者與免一子色役
州縣不得差徭

同光元年十月詔應鰥寡孤獨無所告仰者所在各議救極或
有年過八十者免一子從征

十一月勅左降官均州司馬劉岳有母親年踰八十近聞身故
既鮮兄弟別無骨肉孤魂旅寄誰為蓋棺准本朝故事許歸終
養

三年喪服闋如未量私即赴貶所

明宗天成三年十一月己丑出潛龍宅粟以賑百官

長興二年十二月丁丑帝謂三司使曰先是兩川隔道兵士所

有家屬常加贍給勿令所時孟知祥初有全蜀之地

三年七月丙戌詔賜諸軍校接有差

四年九月丁丑范延光奏隔在兩川兵士家口自來支給衣糧今緣國計不克部權傳支給帝曰彼非願留因事朕違父子此離非人情也不可頓絕支給其間願歸鄉貫者從之如有子弟許繼其父兄本軍名糧如無鄉里可歸無子弟承繼且量支一年以是晚諭其家

漢高祖即位大原至東京謂左右曰過陳橋見百姓桑棗空有餘枿其廬室悉墻垣耳困荒邠因兵邠左右對曰此契丹犯闕時杜重威宿漢軍之所也上惻然嗟嘆曰重威破國殘國一至於此此而不討是朕養惡姦何以為瘡生父母副海內俟望之心也左右皆稱萬歲

周太祖廣順元年八月契丹瀛莫幽州界大水饑饉流散襁負而歸者不可勝計比界州縣亦不禁止太祖愍之詔公邊州即安卹流民仍口給斗粟前後繼至數十萬口

三年正月庚午萊州刺史葉仁魯犯贓法等斷處死賜自盡將死太祖遣中使賜酒食宣曰汝自抵刑憲國法如此尔有老母當遣存恤耳仁魯感恩泣下尋死之

顯德元年正月赦天下年高殘疾鰥寡孤獨所屬官吏務行存卹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八

帝王部一百四十八

知子臣知

知子

夫帝王者淵默而神清明在躬精鑒外融靈機內照有所燭視
 合若符契况乃父子之際天性之親故可以察其心誠其微
 隱則有鑒乃偉量可付大事宜承天位能繼緒業精斷之下無
 所差焉若乃堯廢丹朱周舍伯邑戒吳淠之必反鑒蜀秀之終
 惡帝王之職不其明歟所謂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在於斯
 矣堯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順放齊曰裔子朱啓
 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齊臣名裔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恠

之辭言不忠信為黨又好爭訟可手言不

可也一說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推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遂禪禹

周文王為西伯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漢高祖十二年封兄仲之子沛侯濞為吳王已拜受印帝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也若汝獨悔業已拜獨悔者心自懷悔不以

臣不知之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

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景帝立濞果反宣帝時元帝為太子嘗侍燕從容階下持刑大深且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朝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

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後漢章帝時和帝為皇子自岐嶷至於捫角孝順聰明寬和篤仁帝曰是深沴之以為宜承天位

魏大祖時文帝子明帝生而有岐嶷之姿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

晉宣帝為魏大傳時將諸曹爽其深謀秘策獨與景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之覘之景帝寢如常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帝宣曰此武子竟可也後魏道武時大武以皇孫生於東宮體貌環異道武奇而悅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子也

大武時北巡文成以皇孫從在後逢虜帥極一雙欲加其罰文成謂之曰奴令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大武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竒之

後周太祖兄子護魏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七十大祖諸子並幼遂委獲以家務內外不嚴而肅太祖乃嘆曰此兒志度類我及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驛招護獲至涇州見太祖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刑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時嗣子冲弱寇賊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先是太祖嘗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至是人以護字當之

武帝太祖第四子也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太祖異之曰成吾志者必此兒也

齊殤王憲太祖第五子太子常賜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駿者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駭逸若從軍征伐收圍易分太祖喜曰此兒識智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駿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因令左右取以賜之隋高祖第四子秀有膽氣容貌環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為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秀初鎮蜀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衡既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將喻之西討黩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

帝以秀任非其人遣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
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虫之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
統

唐高祖初為唐公大祖既舉義師高祖知其英略八神軍機大
事皆令所司資決因從容為大祖曰汝功業既重成事之後天
下由汝致之吾當以爾為太子大祖拜謝且固辭

太宗真觀十八年四月己酉御兩儀殿高祖時為皇太子侍側
太宗謂侍臣曰太子志行性度外人頗以知否司徒長孫無忌
曰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殿下仁孝自然德義高遠四海
之內莫不聞知大祖曰殿如某年某高性頗不依節度某自幼
歲便寬厚生男如狼猶恐其尪冀其年齡轉壯或自不同今日

無忌曰陛下雄武寇時誠撥亂之才殿下仁愛自天乃守文之
德所尚雖殊而各當其分此上天所授以養蒼生者也

是年十一月己酉日南至皇太子皇公以下展賀於貞觀殿大
宗曰朕一二年中始見太子拜賀太子宗社之本四海所繫而
某天資仁孝內外頒服朕之此舉無愧於人神也

後唐大祖龍紀元年討孟方正於刑州旋師於路因校獵於三
垂岡於玄宗原廟大祖於祠前置酒樂作伶人秦有年歌者陳
其衰老之歲聲調悽苦大祖引滿將鬚指莊宗曰老子壯心未
已二十年後此即子必戰於此及夾城之後果符是言時莊宗
纔五歲及大祖有疾召監軍使張承業大將吳珙謂曰吾常愛
此子志氣遠大可付後事

周大祖微時世宗事之以孝謹聞大祖嘗謂人曰此吾家之寶也

知臣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唯之非惟躬狗濟之美蘊聰明之德英識卓越偉量踈達旌別淑慝而無所疑滯選任賢能而適其位量又曷能屏斥巧佞黜放姦宄使疲軟罷去而羈孤並進者乎自堯欽明擅知臣之譽漢高善任載良史之說由是以後 叡智而處民上者或疇咨俊乂並居左右或 拔豪英委之經略揣摩其志輒申之保任揚摧其器質刑於品藻用能幹事功於一代樹風聲於永裔藹然佳話斯可述焉
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於齊曰裔

子朱啓明帝曰吁噐訟可乎

放齊臣名裔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惟之辭言不忠信為又好爭

言不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也復求誰驩堯曰都共工方鳩

儻功

驩堯見臣名都於嘆美之辭貢工官稱鳩帝曰吁靜言庸遠

象恭滔天

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而皆帝曰

咨四岳

四岳即義乃和之四子分長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流貌

也言大水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蕩蕩言水奔况有所除

浩盛大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俾使乂治也民咨嗟憂愁病子困

僉曰於鯀哉

僉皆也鯀崇相帝曰吁咈哉方命杞族皆非帝意

此弗戾地名命而族類也言鯀性狠房好岳曰異哉試可乃已

餘人進成已唯鯀帝曰住欽哉

衆言可試九載用弗成

漢高祖五年置酒雒陽南宮帝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

曰漢帝年祀高弟時有信平候陵都武起魏相奏高帝時奏事有臣陵臣起陛下嫚而侮人項羽

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功成略也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

同利也項羽妬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得人利

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本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

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墳墳與鎮同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

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

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說服

陳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

受平謁年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

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悅之說讀問曰子居楚何

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使生乘典護軍諸將盡謹而議也

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

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周勃為人木強敦厚木謂質僕高帝謂可屬大事屬委也高帝疾其呂

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帝曰曹參可問其

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余然難獨任周

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大尉呂后復問其次

帝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及呂后聽朝諸呂將危劉氏勃平等

誅之

惠帝時相國蕭何帝病自臨視可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帝王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

文帝末周亞夫為中尉帝戒大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貞可任將兵及景帝即位亞夫為車騎將軍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擊吳楚平之

景帝時竇嬰以大后宗屬封號其候免相劉含也竇大后數言魏

其候帝曰大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愛猶魏其沾沾自喜耳昔者

多易沾沾輕薄也難以持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候衛為丞相

武帝時韓安國為御史大夫為人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言取則取可而出於忠厚貪者若與則利所然卒廉士賢於已者止則止

若於梁舉壺遂臧固止地皆天下名士於梁舉二人至於余所舉亦皆名士他士亦以

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

汲黯為九卿多病病且滿三月帝賜告者數終不瘳最後嚴

助為請告帝曰汲黯如何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瘳人瘳勝也瘳

與瘳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責育弗能奪也孟責夏育皆古之勇士也

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倪寬為廷尉以不習吏事除為從使之比地視畜數年之往也畜謂廷

尉今試之畜在地者若牛若羊還至府上畜薄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

矣卻退椽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椽史因使寬為奏成讀之

背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椽上寬所

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帝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

湯言倪寬帝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日鄉讀以寬為秦

讞椽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

褚大為梁相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褚

大為梁相詔徵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倪寬為之褚太

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復曰上誠知人李

廣文帝時為散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廣不逢時

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武時為前將軍與大將軍

衛青俱擊匈奴青陰受武帝指以為李廣數奇言廣數為匈奴所命敗隻不偶

也合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果以失道自殺

霍光為奉車都尉為太子衛為江充所敗而燕王且廣陵王胥

皆多過失是時武帝年老寵姬鈞戈趙健仔有男健仔居鈞戈宮古稱之

帝心歆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霍光任大重可屬社稷

帝廼時黃門畫者畫一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黃門之署職任親任

以供天下百物在後元二年春帝遊五祚宮病篤光涕位問曰

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

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

帝以光為司馬曰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大僕上官桀為左

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於天子所卧沐前拜

職受遺詔輔少主明日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

政事一決於光

宣帝時大將軍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霍山去病

文之孫今云兄子親屬皆宿衛内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蕭

者轉寫誤耳

望之因是上疏願是清門之宴口陳災異之意日間讀帝自在民

間間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琦問狀無有所諱拜

為謂者歲中三遷官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余

材可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入為御史大夫

後漢光武嘗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

爵祿何所至平高家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

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掾功遭余各

以次對田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

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馬援為伏波將軍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

謀未嘗不用

賈復為漢中王劉嘉校尉更始以光武為大司馬安撫河北復

持嘉書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署復破虜將

軍督盜賊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都尉光武曰賈

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東觀記曰時帝置府

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智我又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列公

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帝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為

都上不許也光武至信都以為復為偏將軍復從征代未嘗喪敗與

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

勇節常自從故復方少面之勲東觀記曰吳漢擊蜀未破諸將

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寇恂為河內大守更始遣將朱鮪助之時傳聞鮪破河內帝以

為不然有須恂檄至恂大破鮪等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

任也

劉嘉字孝孫光武族兄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封漢中王赤眉破其相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加且覘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當時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為千乘大守

時帝時牟融為大司農是時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嘆以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為司空奉勳方重甚得大臣節質帝少而聰慧知梁冀橋橫嘗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

魏大祖知人善察唯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取守者不可勝數

荀攸字公達大祖每稱曰公達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又下令曰孤與荀公達同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文帝在東宮大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荀或初為漢尚書令所奉者命世人才攸後為魏尚書令亦推進賢士大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曹純所督虎賁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祖唯其師
純以選為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
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刑遂不選

郭嘉字奉孝潁州人先是潁州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
早卒太祖與荀彧書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
士誰可以繼之或薦郭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
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貞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嘉深通
有策略達於事情太祖字之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

程昱為尉尉性剛戾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
晉宣帝輔政事鄧艾少為典農紀綱上計吏因使見帝帝奇之
尉之為大尉掾

荀穎字景倩魏尚書令或之第六子以父勲尉中郎宣帝輔政
見穎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

石苞字仲容景帝初以為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
告景帝帝荅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
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緣其糾合之大謀
漢高舍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策苞雖未可以上儔二
子亦無負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後苞武帝世以功至司徒

明帝時紀瞻為僕射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
之臣始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
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

簡文帝為相時謝安寓居會稽累辟不就帝謂人曰安石既與

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後卒為相
王述自德祖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貞率便敵人耳謝
安亦嘆羨之

後魏道武初許謙為右司馬時慕容寶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
於姚興興遣將來援明年慕容追復來寇帝謂謙曰今事急矣
非卿豈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謙未發而垂退乃止

大武能知人牧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所長不論本末古弼為
尚書令弼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車駕咬
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太武
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
里而弼表至曰今秋谷懸黃麻菽布野麋鹿竊食鳥鴈侵費風

波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太武謂左右曰筆公果
如朕所上司謂社稷之臣

李許為中書學生大武幸中書學見而異之謂從者此小兒終
效于朕之子孫矣因職聘之太武男陽平生杜超有女將許貴
戚太武聞之謂超曰李許後必官達益人門戶以女妻之勿許
他族遂勸成婚杜超之死也太武親哭三百許以超壻得在喪
位出入帝因而指之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于衆必
為朕家幹事之臣後為侍中鎮南將軍卒

李孝伯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于太武徵為中散太武
見而異之謂順曰貞卿家千里駒也

文成時李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祕書郎文成每云此李氏之

千里駒

陵馥父侯封東平王聰慧有策略馥多智有父風文成見馥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于父矣

孝文時穆弼有風格涉獵經史孝文欲以弼為國子助教會司州牧咸惕公禧于孝文謂禧曰朕與卿將州都舉一主簿即令弼謂之因為孝文所知輿駕南征特勅隨從

干列為散騎常侍穆太等謀反舊京伏法烈一宗無所染孝文歎曰元儼治斷威思深自不怙然而為臣盡忠猛決不如烈也尔自烈在代都必即斬其五三元首耳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磾也詔除領軍將軍

崔亮為尚書二十石即孝文在洛欲勅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群臣曰與朕舉一吏部即必使才望兼久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馳驛徵亮兼吏部郎

崔光為散騎常侍中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群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光後至司徒裴聿字外興以操尚身立為孝文所知自著作佐郎出為北中府長史孝文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野温縣時人榮之

張列孝文時入為太子步兵校尉南齊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順陽大守王清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孝文詔侍臣各奉所知方有申薦孝文曰此郡

令當必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有會人意處朕用之何如彭城勳稱讚之遂除陵江將軍順陽大守

劉道斌舉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著作頗為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績財將軍給事中孝文謂侍郎刑蠻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濟流矣丞于岐州刺史

宣武時李處自大尉從侍中即出為河清大守屬京兆王愉反處棄郡奔關宣武聞處至謂左右曰李處在冀州日久恩信着物今拔難而來衆情自解矣乃令處別領軍往前尉勞

武初楊寬改授散常侍驃騎將軍給事黃門侍郎監內典書事時夏州戍兵數千人據兗州反詔寬兼侍中節度諸軍討平之

中尉基雋與寬有宿憾誣以他罪劫之孝武為侍臣等曰楊寬清直朕極知其無罪但不枉法觀之奏耳事下廷尉尋得申釋後周太祖時王述驃騎大將軍羈之孫少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大祖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定為不朽即以為鎮遠將軍拜太子舍人

蘇綽為行臺郎中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詔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人呈大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

蘇椿魏孝明正光四年出為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長吏除師都督行引農郡事當官強濟特為太祖所知

宇文側為太都督行汾州事或有告側與外境交通懷二心者
太祖怒曰側為我安邊吾知其無二志何為間我骨肉生死刑
棘乃命斬之仍許側以便宜從事

李旭初謁太祖太祖深竒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太祖每見學
生必問才行於旭旭神情清悟應對明辨太祖每稱嘆之

韓擒虎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
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
功拜都督新安太守

薛端為吏部郎中軍東討齊柱國李弼為別道元師妙簡英僚
數日不定太祖謂弼曰為公思得一長吏無過薛端弼對曰真
才也乃遣之

趙剛為潁州郡守時高中密以北豫則來伏蕪太行臺左丞持
節赴潁州節度議軍師還剛別破候景前驅于南陸復獲其郡
守二人時有流言傳剛東叛齊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
率騎襲其守塢拔之帝知剛無二乃加賚焉除營州刺史進爵
為公

武帝平北齊其大理正公孫茂甚有能名帝聞而召見與語器
之授濟北大守

隋高祖時蘇威為太子少保漸見親重與高穎參掌國政尋兼
太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暉劾威兼
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意高祖曰蘇威朝夕孜孜志
存遠大舉賢有關何劇迫之故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

我與你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辨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乱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又謂群臣曰世人無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往恨戾不切世要求名大甚從已則曰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李景遼東之歿為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祖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果至柱國

楊義臣為陝州刺史性謹厚能馳射有將領之才由是高祖甚重之

煬帝時薛世雄為右藍門郎帝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否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

李家以父蔭為左親侍靠杖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融述曰向者左杖下黑色小兒為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曰這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他日述謂密曰第聰令如此當以才學取官三衛叢勝非養賢之所密大喜因謝病專以讀書為事時人希見其面

唐高祖時姜宝誼為右武侯大將軍與尚書右僕射裴寂拒宋金剛于介州戰始合寂棄軍而走兵遂大潰宝誼為賊所擒高祖初聞蕩沒也泣曰宝誼烈士必不生降賜其家物千改米三百石宝誼後謀背賊事泄遇害臨死西向太言曰臣無狀負陛

下被屠潰是所甘心但戰軍喪師九泉所恨

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為鑒戒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侍臣拜謝太宗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求之古人而揔兵戰非其所長也高士廉涉瀧古今心術聰明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不明黨所少者亦無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峻利善和解人稱材疏行發言啓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便事急緩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于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而意尚然諾偏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焉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于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于朕譬如飛依人自加憐爰此日以來每試鞠大獄將有任使亦可以加之

薛萬轍為右衛大將軍太宗從容謂近臣曰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轍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轍非大勝即大敗

契苾何力為葱山道副大摠管討平高昌時何力母姑臧夫人及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並在涼州何力歸省其母兼巡撫部落時薛延陀強勝契苾部落皆願從之於是衆兵執何力至延陀致于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照我心又

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也汗怒欲殺之為其妻所抑而止
或言太宗曰人心各樂土何力今入地延猶魚得水也太宗曰不
然此人心如鉄石必不背我會有自言阤至具言其壯太宗
謂群臣曰契必何力兢如何遽令兵部崔敦禮持節入延阤
許降公主以和何力由是得還
代宗時裴遵慶為吏部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敦宗儒行老
而弥謹為風狂族姪槪登聞鼓告以不順代宗知其大謬不肖其
見信如此

大曆中風翔李抱玉奏馬燧為隴州刺史會抱玉入覲燧與俱未
留京師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
禦水陸運使

德宗時渾瑊為金吾大將軍兼左御史李希烈遣間諜詐為瑊
書與希烈通瑊奏其狀德宗時保證之仍賜馬一疋綵二百匹
崔縱為京兆尹德宗在奉天數奏李懷光剛愎復反宜陰備之
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日縱素善懷光必不來矣帝曰他人不知
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

寶申為給事中宰相參之族子也與從父舅嗣虢王則之相得
歡甚洽以為重嘗同宴遊參持愛申每議除被多詞于申申或
泄之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德宗頗聞其事數謂參曰卿
他日必為申所累不如出之以厭衆王曰臣無強子姪申雖疎屬臣
親之不忍出請保無他犯德宗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三固如前
對申聞不悅後果敗焉

李蕃為除州從事節度使張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誣奏搖動軍情德宗詔杜殺之及杜佑救解德宗怒釋亟追蕃赴闕及召望議形曰此豈作惡事人乃什然除秘書郎後為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隨于黃勅後批之吏曰宜別建白紙蕃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裴洎言之憲宗以為有宰相器屬鄭綱罷免遂拜蕃門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為御史中丞嘗相延英對罷德宗目送指示左右曰武元衡貞宰相器也後果為相

憲宗時劾士美為昭美節度使號令甚甚肅及討王丞相美以兵馬使王獻領勁卒一萬為前鋒獻兇惡怙亂短撓不進遽使召至數其罪立斬之且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相卿以告語聞憲宗大悅吾固知士之能辨

吾事鄭餘慶居將相出入垂五十年所得皆給散親黨家類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地宣賜皆厚遺金帛求媚者唯恐其少故王人一來有獲前數百萬者餘慶每授方任憲宗必誠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後唐莊宗為晉王梁王反謙異主友珪所伐乞師於帝帝親搃軍赴援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謙盛陳感慨願敦盟約帝勸甚友謙乘輶軒於帳中帝熟視之謂左右曰冀王真真人也但恨其臂短耳

明宗初入洛遷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郎中何在重曰近除翰林學士明宗曰此人朕素諳委甚好宰相遂大用又嘗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須在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

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
與農夫雜處略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太成元年以康思
立為應州刺史思立本出陰山諸部性純厚善撫御帝素喜之
故即位之始以應州所生之地授焉其厚歷三郡四鎮皆有百
姓之譽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九

帝王部一百四十九

辯謗

捨過

辯謗

邪逕之敗良田蒼蠅之玷垂棘聖賢所共患也乃有臨宸極之
重躬濬哲之咨深居高視遠聽虛受辯浸潤之譖悟萋悲之謗
燭其丹腑保其素履俾服讒菟慝者無所施巧言忠履潔者有
以自明孤直者不憚于回邪中立者靡畏于朋此大臣任重而
無懼賢者盡節而不疑緝緝翩翩之道消平平蕩蕩之化洽蓋
虞舜之寬而有辯成湯之勇智文王之迪哲率由是矣
漢昭帝即位霍光為大將軍政事壹決于光光長女為左將軍

上官桀于安妻桀因帝姊鄂邑盖主内安女後官為捷杼歲月
立為皇上后父安為驃騎將軍封桑樂候桀父子既尊盛而德
長公主懷其息也公主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以

列候尚公主光不許長主以是怨光桀父子並為將軍皇后親
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顧猶也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

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鉄為
國興利伐其功伐矜也欲為子弟得怨亦怨恨官子是盖主上官

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
肄即羽林道上稱趨都肄也肄習也謂也大官先置供飲食又引

蘇武前使匈奴拘當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屬國而大將軍
長史蔽也功為搜粟都尉楊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尉調選也莫府大將軍

也府光專權自怒疑有非常臣且願歸府璽入宿府衛察姦臣變
候伺光出沐曰奏之桀欲從中不其事下謂下也桑弘羊當與諸

候大夫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上畫室中不入
畫室也帝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

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復令着朕
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將軍之廣明

都郎屬耳之往也廣明亭名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
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帝云將軍欲反是時帝年十四

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補之甚急桀等惧曰上小事不
足遂遂猶不須也帝不听後桀黨愈有讚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

忠臣先帝所屬以補朕身屬委也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

復言

元帝時夏寒日青無光引石恭石显及許史皆言周堪張猛等
用事之咎詔左遷勘猛後三歲餘孝宣廟關災其晦日有食之
于是帝召諸前言曰变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
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議論正
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悃悃悃誠也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事尊
貴孤持寡措抑厭遂退謂不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異也不
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騰明也昧說天他咎此人明也朕不得已出
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
三老官属有識之士詠訟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
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

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以類欲以陷之朕以不取也朕迫於俗

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

信信讀日伸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究克也其謹堪詣行在所拜為

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

哀帝即位初傳氏在位者傳大后之親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丞相

博幽侯孔光既策免退閭里自守杜塞也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

坐丞傳大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伐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

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月三相閱由也議者皆以為不及光帝

由是思之後因問日食事帝說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

二千石給事中次丞相及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

三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帝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

毀短光者免傳喜曰前為侍中毀諸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
久失其位喜頃覆巧為挾姦以罔上崇堂以蔽賢傷喜以肆意
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小雅青其免喜為庶人歸故郡
後漢章帝為太子時楊仁為此宮衛士令明帝獸伐諸鳥庶盛
貴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敢輕進者帝既位諸
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

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冥拘勒兵攻妨墨石城破之超欲因此巨

平諸國

巨猶

遂也乃上疏請兵建初八年遣衛候李邑護送馬孫使

者賜大小昆係以下錦帛李邑始到於冥而慎龜茲攻疏勒恐
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城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
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魯參而有三至之纒恐見疑

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
子思歸之士三千餘人何能盡同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
使

順帝時梁商為大將軍商檢御門族未曾以權盛于法而性慎
弱無威斷頗于內堅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于中遂遣子冀不
疑與為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
達遽政內者令石光尚方令傳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
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
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
耳達等知言不用惧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于省中帝聞震怒
勅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達等悉伏誅

魏大祖時蔣濟為揚州別駕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帝聞之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為寧有此事如有此事吾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從理出之辟為丞相府主簿

明帝時陳矯為尚書令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百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逐君朕心願臣金伍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惠朕心願君妻子未知故也

後魏文成帝時源貸為冀州刺史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自司以聞帝謂群臣曰賀誠心事國朕為卿等保之無此明矣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于是遣使者詔賀曰卿以忠誠歎至著自見朝以丹青之潔而受蒼蠅之汙朕登時妬憊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緩所蒞勿以囂謗之言致煩慮也上言謝書奏文成顧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尚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慎乎

薛虎子為除州刺史沛郡太守邳太守張攀成以賊汙虎子按之于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虎子南通于宋文成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必不然也推按果虛乃下詔曰夫君臣體合則功業可興上下猜懼則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邳太守張攀咸知貪婪獲罪各遣子弟詣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妄

構無端安且賜死攀子僧保鞭一百倍燉煌安息他生鞭一百
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決塞被輕狡之源開此陳力之效
後周太祖時唐瑾為吏部尚書于瑾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
史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惟得書兩車
載之以歸或白太祖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帝初不
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嘆曰孤
知此人來三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同若不令檢視恐常人
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

宇文測歷位侍中開府儀同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
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
之賓館然後引于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衛送出境
自是東魏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
有告側懷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問我骨乃命斬之仍
許側便益從事

隋文帝初常冲為南寧州摠管兄子伯仁隋冲在府掠人之妻
士卒縱暴邊人失望常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州長史
元巖性方正按冲無所寬貸竟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諧
巖于皇太子帝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集者為噬犬且
今何用約乎世約遂除名

高穎開皇中為晉王元帥長史伐陳及軍還穎以功授上柱國
進爵齊國公文帝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及朕已斬之君
臣道合非青繩所間也是後衛將軍龐晃將軍盧賁等前後短

穎于帝帝怒之皆被踈黜因謂穎曰獨狐公猶鏡也每被磨瑩

皎然益明

穎父賓仕周為獨狐信奈佐賜姓獨狐氏

唐高祖武德初皇甫無逸為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長史橫恣帝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有皇甫希仁者見無逸專制方面傲倖上變云臣父見在洛陽無逸為母之故陰遣臣與主充相知高祖審其詐數之曰無逸偏于王充棄母歸朕今之委任異于衆人其在益州極為清正此蓋群小不耐欲誣之也此乃離間我君臣惑亂我視聽于是斬希仁於順天門遣結事李公昌馳尉之俄而有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進不協于是上表自理又言璉狀帝覽之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和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構扇也也因令劉龍溫

彥將按其事卒無驗而止所告者坐斬竇璉亦以罪黜無逸既反命帝勞之曰公立身行已朕之所悉此多譖朕者但為正直致和佞所憎耳無逸頓首陳謝帝又曰卿不負朕何煩多謝崔善武德中為尚書左丞甚獲當時之令諸令史惡其明察為謗書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高祖聞而勞免之曰愧薄之後人多醜正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高緯遇闇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固下勅購流言者非加罪焉

太宗貞觀初司空裴寂以罪流靜州俄逢山羗為亂或言僚反劫寂為王太宗聞之曰我國家於寂有命性之恩必不然矣未幾果稱寂率家僮破賊

劉師立為左驍衛將軍奉使幽州道點簡軍團陝西楊表上告

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及師立還
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師立大懼曰臣任于隋不過六品身
才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陛下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許國而
陛下功成事立將軍顧已脩省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
帝笑曰知卿不然此人妄言耳宜勿為懷賜帛六十匹召人卧
內而慰諭

中宗朝節愍太子奉兵遇魏元忠子昇于永安門脅令從已因
為亂兵所殺是時宗楚客等執證元忠及昇云素與節愍同謀
請夷三族制不許俄而監察御史素守一彈之遂左授元忠婺
州尉守一又奏言昔在三陽宮則天皇后不豫內史狄仁傑奏
請陛下監國元忠遂密進狀元不可據此則知元忠懷逆日久

伏請加以天誅帝謂宰臣曰以朕思之此是守一大錯人臣事
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少有不安即請太子知事乃是狄仁傑
樹私惠未見元忠有失守一假借前事羅織元忠無罪為辜豈
是道理

憲宗元和三年十月以御史中丞竇群為潭州刺史克胡南觀
察等便既行又貶為黔州刺史克黔中觀察等使臣初與李吉
甫善吉甫擢為御史中丞性險躁喜云為及得權反與知雜事
呂溫侍御史羊士諤等黨比同構陷吉甫每陰伺其過吉甫常
召術者陳登宿于安邑里第翌日群命吏捕登考鞠偽問吉甫
陰事密以上聞帝召登立辯其偽貶溫為均州刺史士諤資州
刺史群以再貶焉自天寶末李林甫專權傾覆人家誦誣左道

及建中初盧杞楊炎作相謀陷亦比有之及是帝英悟立斷故
邪黨不能備其險天下之人無不推仰聖德焉

敬宗寶歷二年二月以山南西道節度使裴度為司空門下侍
郎平章事初李逢吉在相位不直中外人情咸思度入相帝亦
微聞其事每有中官出使至興元必傳祕旨旦有徵還之約及
獻疏請覲逢吉之佞皆不自安百計隳沮拾遺張權輿者既為
所嫉尤出死力乃上疏云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召而來其
旨可見蓋嘗有人與偽作讖詞云非衣小兒坦其復天上有口
被驅逐言度征征討淮西平吳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岡
侍易懷乾卦之數度永樂里弟偶當第五岡故權輿得以得詞
盡欲成事賴帝聽察竟不能動搖

周太祖時慕容彥超鎮兗州進呈鄆州節度使高行周表書其
書意即行毀讒太祖結連彥超之意帝覽之笑曰此必是彥超
之詐也試令驗之果然其鄆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偽印即
無缺處帝尋令齎書示諭行周行周上表謝恩辯認姦詐

捨過

君之於臣也有罪既斥之有才復用之不以一青掩大德於是
乎有捨過之道焉有自新之義焉何則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人
之負壘皆欲湔洗圖其新而棄其舊掩所失而彰所能或起於
縲囚或召於亡命或校于反側之際或任於修省之復責功補
過唯明主能之君陳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失又曰必
有忍乃能齊有容德乃大斯其義也

漢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以罪削爵後帝輦過即中置問馮唐以趙將李齊之賢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帝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之恐懼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竊聞魏上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私借也以饗賓客軍使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事伍伍相保之符信也一云伍符以什伍之符要節度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大輕罰大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

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以罰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孝王國中大夫坐法抵罪蒙蒙梁國居無之縣也

幾梁內史缺無幾未多時也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

干石

宣帝五鳳中京兆尹張敞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曹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克事曰五日京兆耳敞聞舜語即詔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致其死事棄市會立春行寬獄使者出舜家載戶自訴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

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
從闕下亡命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
在所召敞就其所居處而召之敞身被重劾謂有賊殺不辜之事及使者至妻子家
室皆泣惶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群吏皆就補今使者來
天子欲用我也裝隋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
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椽絮舜本臣敞素所厚利數蒙息貸以臣
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記書也若今之州縣記符也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
兆背恩忘義傷薄俗化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
無辜鞠獄故不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
刺史

元帝建昭中西域副校尉陳湯與西域都護騎尉甘延壽共矯

制誅斬郅支單于先是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

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與猶許也湯素貪所鹵獲財

物入塞多不法司潁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

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

道路今司潁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讐也帝立出吏士令

縣道具酒食過軍後封延壽義成侯湯閩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後漢光武初為肅王時岑彭為吏始潁川大守會舂陵劉茂起

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

韓歆會光武狗何歆議欲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

迎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致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言韓歆

南陽大人

大人謂大豪右

可以為用乃賞歆賞寬以為鄧禹軍師也

王梁建武二年為大司空與大司馬吳漢等俱繫擅御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軍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

朱浮建武三年為幽州牧渙陽太守耿况遣騎來救浮浮乃遁走南至良鄉及兵長返遮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復誅帝不忍以浮代賈浮為執金吾

董宣建武中為北海相大將公孫丹令子殺人宣收丹父子殺之丹宗黨三十餘人彌寬宣使書佐水兵岑盡殺之坐徵詣廷尉當刑同九人自應及宣光武馳使騎特後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

鮑永為東海相坐事被微罪至成臯語書迎下永為兖州牧至章帝時楊終為蘭臺校書坐事繫獄帝徵論儒論定五經於白虎觀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亦上書自訟即貫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

魏大祖建安初舉魏种孝廉馮內黃太守屬以何北事及兖州叛帝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帝怒曰科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大生禽种帝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也

文帝黃初中復于禁等官禁初守樊城兵敗降關羽會孫權禽羽復其衆禁復在吳及帝踐祚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尉諭拜為安遠將軍制曰昔荀林父敗績于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其死况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

晉惠帝時傳祗當趙王倫之篡為石光祿開府加侍中及帝還

宮祗以經受偽職退不許

先是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

劉達常侍芻摟杜育黃門侍郎陸機右丞同道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儀處祗罪會赦得原復以禪文草本非祗所撰于是詔復光祿大夫

明帝時既平王敦有司奏江川刺史王彬及安成大守籍之並

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

將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微拜光祿勳

後魏大武時高陽侯和歸以罪徙配涼川為民蓋吳作亂於關中復拜歸龍驤將軍往討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于高陽鄭羆家後大武臨江宋文帝使其殿上將軍黃延年朝貢大武問延年曰范陽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應已至今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大武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書侍郎西魏文帝時賀拔勝督都荊州為侯景所敗南奔于梁三年乃求還既至長安詣闕謝罪朝廷喜其還乃授大師

後周宣帝時鄭譯尚梁國公主為內史大夫譯頗專權時帝幸

東京譯取官材以自營寺坐侍復除名為民小御正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

唐高祖鎮并州李靖為馬邑郡丞會突厥入寇高祖率兵至馬邑擊虜敗之且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勵聲大叫曰公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救蒼生安得挾私怨而殺義士邪高祖竒而捨之後為馬將破開州蠻賊高祖甚悅手詔勅靖曰既往不咎何憂何懼今日以去中更不須憶舊事吾久忘之矣

太宗貞觀初徵鄧隆為國子主簿初王充之兄子守河陽也引隆為賓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洛陽遣書諭大隆大隆復書言辭不遜洛陽平後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玄先生竄於白鹿山黃冠野服不接人事至是徵之與博陵崔仁師昌黎慕容善行引農劉顛新野康安禮河東敬暕俱為修文孝士隆負宿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遣房玄齡謂之曰爾為主大作書誠合重責但各為其主於朕有惡為天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作佐郎

高宗咸亨初薛仁貴為邏巡道行軍大摠管繫吐蕃官軍大敗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餘眾相牽復叛詔起仁貴為鷄林道摠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

開耀元年復詔見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為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繫高麗漢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故不繫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可高枕卿邑不為朕指

揮邪於是起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檢代州都督

玄宗開元二年八月吐蕃寇臨洮府又進寇蘭州及渭州之渭

源縣侵我牧圉勅薛納白表攝左羽林將將軍為隴右防禦使

與太僕少卿王唆等率兵擊之勅曰棄瑕錄用有國通典捨罪

責功先王舊式薛納蘊韜鈴之畧摠文武之才委以分閫異靜

邊塵據聞喪律實負朝寄准其所犯合寘嚴刑命分念老臣寬

其小劔即捨孟明之罪佇收馮之功可隴右道防禦軍大使

七月薛納為和戎大武等軍節度為之所敗除名為庶人至是復用也

肅宗正德二年十二月既收洛陽先是博陵太守張萬頃陷為

授河南尹安撫百姓全活宗枝帝嘉之捨其罪授濮陽太守德

宗建中四年分陽郡王郭子儀子曖尚代宗昇平公主坐事留

之禁中曖亦不令出入既而朱泚之亂不知德宗幸奉天違賊

所逼欲授偽官曖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兄肺弟曙及昇平公

主皆奔奏天德宗喜並釋前咎待之如初復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左散騎常侍

興元二年朱泚平御史臺賊中守舊官人及被逆賊除官不出

者先奉進止並宜釋放未奉正勅不敢不奉詔賊中守舊官人

並宜却復本官

貞元九年滄州節度使程懷直畋遊無度不恤其下為將校所

逐來歸帝優容之除絕軍依舊檢僕射

憲宗元和元年程昇以王淑文黨貶柳州司馬鹽鐵使李巽薦

昇曉暢錢穀請棄瑕錄用由是拔為御史

後唐莊宗同光初既平朱梁齊州刺史孟瑯上章請死帝原之
瑯初為騎將天祐十三年帝與劉鄩莘縣對壘瑯領七百奇奔
投于梁末帝以齊州刺史至是道過帝報之曰爾當吾急時引
我七百騎授賊何過之有但子推心御物不欲坐汝我不阻爾
來將何面相視耶瑯惶懼請死帝怒之移為具州刺史

明宗天成三年二月勅朕聞為賢諱過舍垢匿瑕而皆載在春
秋顯其懲勸是以孟明不懈遂霸西戎曹沐有謀克寧東魯列
國之臣尚爾爾同異焉責授擅州刺史劉訓早負變通咸推忠
壯自隍川而向化繼領行符平汶上以立功遂分第社去春以
荆門叛逆須議討除將戮賊臣俾司戎律攻城稍滯略地未前
屬炎熇以班師責逼遛而削爵自居遠郡俄換流年函聞惕厲
以自新宜降息華而求舊使昇環列取象鉤陳可守右龍武大
將軍

長興二年八月庚辛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克衛使高允貞為右
衛大將軍先是以據占編戶役于仗下故免其官今復叙任
晉高祖天福三年四月詔責授朝散大夫衛尉寺丞陳保極夙
蘊才名早登科第暨居列班深顯器能近者假限既為朝章是
舉自聞佐降深悟前非宜推宥罪之息俾奉詔自新之命勉伸
傾竭繼俟陟遷可復尚書倉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五十

帝王部一百五十

寬刑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斯寬刑之謂也故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漢初禁網疏闊爾後或下民多避自投罪罟為之司牧不
忘隱悼以至理官閱實法科無爽申嚴攸屬國章是舉而乃錄
其昔款察其素心伸息以矜老推仁而錫福寬其連及之典恕
以狂愚之罰奉訓時令重昔髦彥霽雷震之滅恢川澤之量霈
然發號以原以降斯臯陶所謂好生之盛德仲无所迹濟猛之
善政也

漢文帝十三年大倉今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曰妾

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
刑者不可復屬屬聯也一作續雖欲改過自新其其道亡繇也妾願沒
身入為官婢以續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帝鄰悲其意是歲除
肉刑事具法官定律門

後漢光武建武中董宣為北海相大姓公孫丹子殺人宣收丹
父子殺之丹宗黨三十餘人稱冤宣使書佐水丘岑盡入之坐
徵詣廷尉當刑同刑九十次應其宣武馳使驕騎特原宣刑
且令還獄遣使者結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言水丘岑受
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
青州勿案岑罪

二十八年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具女子宮
謂幽閑也

三十一年九月甲辰詔令罪死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具女子
宮章帝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帝貫其死刑而
降宥之

和帝元年永元十月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徒出塞者刑雖
未克皆免歸田里

十一年二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癯老小女徒各降刑其
未克三月者皆免歸田里

順帝即位初詔司潁校尉惟閹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
崇寬貸

陽嘉元年九月詔郡國中却官繫囚皆減死一等亡命者贖各

有差

楊倫順帝時為侍中會邵陵令任嘉賦罪千萬倫上請其罪本

舉之主尚書奏探知密事徵以求直生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取薪鬼

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數進中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魏太祖時魏諷反劉廙第備為諷所引當相坐帝下令曰叔向

不生第處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徒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

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扶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

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特不吝施於天地

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知唯用筆陳

文帝黃初中韓宣為尚書即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

杖未行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即勃海韓宣也帝追

念前臨畜侯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韓宣為車諫詔嘗

天雨潦以扇自障往還數回宣杖柱唯窮值為大子言以為辨特原之遂解其

縛時大夫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經禪面縛及其原禪要曰

不下乃趨而去帝曰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

晉武帝大始中西平人趨路伐登聞鼓言多被謗有司奏棄市

帝曰朕之過也釋而不問

元帝時羊耑為廬陝太守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二百餘人有

司奏耑當死凡子賁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

之典也耑雖極法於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瑯大妃山氏耑

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道守又啓耑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大

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大妃

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至頓弊朕亦何彥以寄今使原晞生命以尉大妃涓陽之恩於是除名

後魏明元時封玄之生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誅臨刑常謂之曰終不令絕汝種也將宥爾一子帝之謂曰第處之子磨奴字君平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而赦磨奴孝文大和五年三月詔曰法妖詐詔常妄說符瑞簡臺御史張永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頽謀為大逆有司科以族誅誠合刑憲但矜遇重命猶所弗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門誅止身

陸叡為征北將軍與穆秦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免挈戮從其妻子為遼西郡民詔僕射李冲領軍于烈曰陸叡少年早蒙寵祿位極人臣爰自與卿等同受非常之詔朕許以不死之旨思

得上下齊信以保大義朕於卿等常忘短棄瑕務相含養豈謂陸叡無心之甚一至於斯乃與穆秦結禍數國友噬以朕遷洛內懷不可擬舉諸王引讓子恂若斯之論前後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揚子王若不肯從欲逼樂陵王訕謗朝廷書言炳然事既垂就叡以洛陽休明勸令小綏於是之後兩人復兢兢然猶隱而弗聞賴陽平王忠貞奪發獲秦之言便爾馳表得使人糾慝常岳無塵是以叡之愆失處入門誅朕諦尋前昔許不尺法及逆之故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心逆意既異餘犯雖欲矜恕無如之何然猶意先言兼以未塞異議聽自死別府免厥孥戮其一門子孫永不齒言丕二子一弟自為賊端其父無人明證理在可覩但以言無炳灼隱而弗窮以連坐應死

特怒為民朕本期有終而彼自棄卿等之間忽及今日違心乖
念一何可悲此別爾想無致恠也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
表曰臣等遭逢幸會生遇昌辰才非利用坐班位列功無汗馬
猥受山河叨忝之寵終古無比莫大之施萬殞靡酬而獻丕職
乖大馬心同梟鏡潛引童稚構茲妖逆違悖天常罪踰萬殞獻
結繫在心陰搆不息問說戚蕃擬窺乾象雖親休平未懷疑惑
可嘗片辭披露宿志原心語迹實為賊首丕之二子後惡累年
交扇東西規擾并夏測覘此狀無容不知雖聖慈舍育恕其生
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効誠盡節為下之常分刑茲無
赦在上之常法况曲蒙莫大之恩獎以忠貞之義而更違天背
道包藏姦逆求情推理罪乃常誅而慈造寬渥更疏恩貸贖獻

三斷之骸還丕已絕之魄二三縱宥實虧憲典猶復上延天眷
言念疇日以臣等皆負餘黨別垂明詔再申齊信之恩重諭皎
日之旨伏讀悲慙惟深愧惕

沈保仲為南徐州冠軍車長吏生授連口

臣欽若等曰孝文大和
二十一年南討詩將致

於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曰保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
配洛陽作部終身既而獲免

新興公丕子隆謀舉岳斷閔丕當連坐孝文以先許不死之詔
躬非染逆之身聽免死以為大原百姓其後妻子二聽隨龍母
弟及餘庶兄弟皆徒燉煌

李彪為散騎常侍孝文南伐彪為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
王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意義重異冲積其前後

罪過奏之帝在懸瓠覽表歎愕曰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怒之除名而已

宣武時蕭寶夤以南齊宗室未奔除為鎮東將軍及中丞王英南伐寶演又表求征乃為使特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梁軍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夤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處以極法詔曰寶夤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無免官削爵還弟

隋高祖開皇六年詔免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三逆人家口配沒者悉官酬贖使為編戶因除挈戮相坐之法

陸讓為蕃州刺史贖貸當死母馮氏上表求哀詞情甚切文帝

愍然為之改容獻皇后甚竒其意致請於帝侍御史柳或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為勸帝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馮曰馮氏以嫡母之德為世執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為民貸若弼平陳之役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刑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文帝謂之曰我以高顗楊素為宰相汝每唱言云此二人惟堪啗飲耳是何意也弼曰顗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臣帝借其功於是除名為民

唐高祖武德四年二月親錄囚徒謂僕射裴寂曰離亂之後犯

法者多若限以常條死者更衆其劫賊傷財主征人逃走官人枉法如此之徒理在難恕自餘之輩朕欲法外赦之於是多所原放

太宗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廣州都督党仁引坐枉法取財及受所監臨贓百餘萬當死太宗哀之曰吾一昨見大理 殺仁兄弟五奏中心愴然臨哺食遂令輟案愍其白首就戮將全活之而為其求理永無濟路今曲法就公等乞之耳十二月壬午朔召五品已上與太極殿前而謂之曰夫人君執嘗罰貴在必言同天地法四時也党仁引犯罪當死朕欲哀矜是朕自弄文法誠負天地臣有過請罪於君君有過須請罪於天因命有司設草度於南郊遺內日一進䟽食朕將三日告天請罪焉司空房

玄齡等曰陛下躬履行陣撥亂平敵天下戶口千六百萬賴陛下而生禮洽化行外寬刑簡仁引受財義當極法陛下哀其齒羞賜以更生殺生之柄屬在人主今欲請罪於天臣等不勝悚懼請停太宗不聽自左序門入百寮於殿廷頓首三請旦至日晏太宗乃手詔荅曰夫為政之大慎枉獄縱捨任心以欺衆庶罪一也知人不明委用貪冒罪二也善善未賞惡惡不誅罪三也若斯三者豈得無過以公固諫且依來請於是宥仁引為庶人徙欽州

十七年吏部尚書侯君集以及伏誅臨刑容色不改顧謂刑監將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咤至此然昔自藩邸早奉羈絏及蒙驅策謬當分閫繫滅二國頗有微功為言於陛下乞全一子以

為禋祀由是特原其妻及子為庶徒領南

二十二年九月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帝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見於色發言涕流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帝手詔荅曰朕聞以德下人者昌以貴高人者亡是以五岳陵霄四海巨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當無罪是其狂也譬尺霧鄣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今卿等皆欲致以極刑意所不忍可更詳議任流遠方

高宗永徽四年十二月代州都督劉大器坐妄說圖讖情有窺窬特免死流配崖州手詔百寮曰窺窬圖讖必以亡身滅族斯背先賢設教歷代舊章今大器乃與妖人往還虛占禍福矯託天命包藏逆心非意自彰以歸嚴憲今屈法免死者由朕寡德所致故也去春遣愛等逆起於前今冬大器禍彰於後一歲之內再有此繫朕霄具自思非無深愧御史大夫長孫祥大理卿段寶玄奏言劉大器包藏禍心罪合極法天恩寬貸特免其罪臣聞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法歷代常行大器不可縱捨臣等忝是法官敢以死請帝曰卿等奏誠知守法朕以恕其性命不敢三三克赦之

睿宗景雲二年十二月張奉先詐稱尚乘輿奉御偽宣勅取內廐馬司農丞獨孤璿犯賊並命斬之臨刑有制免死各杖一百放于嶺表

大極元年金城人段萬謙昇大極殿登御床自彌天子呼宿衛

兵士令稱萬歲有司因請誅之帝以為風狂特免其死配流嶺
表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己亥詔曰明王垂訓則罪不相及善人懼
罰則刑不可濫由是每嘗有言其坐趙括魚旣從戮寧遺叔向
古之道也朕所務焉衛尉少卿崔滌竭誠奉國忘驅事君曾同
下杜之遊頗寄中陽之舊誠表於先覺節全於後凋其兄湜素
蓄異圖交結兇黨滌雖懷在原之急深憂闔室之刑動靜則聞
始終必盡為臣無隱唯滌有之言念厥功曷云從坐况老父就
損諸兄繼歿滌洛變哀有聞矜憫賞罰勸沮安判忠邪滌家除
兄湜一房外餘並不須為累

十四年詔曰陳州刺史李樂詐盜受贓其數甚廣法司斷死國
有常刑時屬法生特申寬典宜免死貶為欽州道化縣尉負外
置長任

二十五年正月宣州溧陽今宋廷暉涇州良原今周仁公寧州
彭原今裴裔皆犯贓坐死形帝以陽和在侯特恕之悉杖六十
配流於龔州

是年四月皇太子瑛鄂王瑊光王琚駙馬都尉薛鏞並得罪特
免瑊妃常氏詔曰鄂王瑊妃常氏時標令德作配藩邸夫也義
薄婦道愈勤規誡之言無由見約輔佐之道空竭乃誠但恭肅
以奉上每察明以撫下周旋禮度固所未聞不有家風何至於
此今因罪累例如本族有善不紀何以勸下其常氏不須為累
德宗貞元六年閏四月詔原富平令侯遵罪但傳其官初遵縣

人李載配納元陵園糞兩車愆期或讚毀載於尊者因寄怒以痛繩之載所負之直不直數千而罰之三百貫文枷禁拽辱焉載妹婚昭德皇后弟王果奏曰帝命御史臺鞠之遵且欵伏宰臣董晉竇參進曰李載不納差科未為臣竊侯遵峻其懲罰頗越常倫况是國親去親有禮毀損過甚理當罪責貶澧州司戶參軍帝不欲以戚屬之故而罪吏故有是命

憲宗元和十二年七月宰相裴度為淮西行營處置使用兵討吳元齊建牙赴行營奏用功左衛武軍張茂和為都打衛茂和嘗以膽氣才略自贊於相府故度奏用之茂和慮度無功淮蔡不可平乃辭之以疾度怒甚奏請斬茂和以厲行者憲宗曰子以其家行忠順為卿遠貶

十二月戊寅貶淮西將降董重質為春州司戶凌朝江播州司戶吳元濟拒命重質等屢與官軍力戰李愬平蔡州始來降以先許其不死故遠貶焉

十四年五月戊寅平前盧營田判官陸行儉忍棄慈親偷安異倍臣節既廢子道亦虧故其積惡合宜重典但以好生為德未遠為心姑務含引示其養理可守高州戶參軍

已亥詔李師古嘗經任使待以始終雖是師道近親典章宜有差降其妻裴氏及女宜娘並於鄧州安置淄青平帝謂帝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以終始其妻於師道即嫂叔也雖曰逆人親屬量其輕重亦宜降等故有是詔

七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一萬三百餘貫詔付兗北府

杖殺之其父劉求哀於宰相崔群因對之帝怒其老母乃曰朕將捨長孺之死何如群對曰陛下即舍之當速往若待正勅不及矣帝乃使品官馳往止之翌日詔杖十長流康州

李宗奭為滄州刺史與本道筭度鄭權不叶不稟節度權奏之憲宗令中使追之宗奭諷州留已上言懼亂未敢離郡滄州之吏懼兵逐宗奭宗奭奔歸京師詔以悖慢之罪斬於獨柳之下後下詔曰李宗奭本於兇狼自祗誅夷用戒猖狂合從挈戮顧其微細已正刑章特示含引載寬緣坐其妻常氏及男女等先收在掖廷並宜放出前數日帝謂宰臣曰李宗奭雖祗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與其子女俱在掖廷於法皆似過深卿等曾留意否崔群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免魁其

妻子近屬儻獲寬恕實合引覆之道帝遂出之淮法逆人親屬得原免者唯止一身至是其奴婢資貨悉令还付

穆宗長慶二年六月有于方者故司空頔之子欲以譎謀求進言與宰相元稹稱有奇士王昭等反可間出牛元翼於深州之園貨誘兵吏部印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茲皆然之尋有告事人李賞上言鎮設計陰謀令王昭等三人謀害宰相裴度詔三司案鞫無害裴度事而餘事並露獄成詔曰于方罪犯合處極刑以其父頓頔在襄陽頗能幾諫不陷不義方實有之又念其弟計友嘗繼國姻特宜免死長流端州李賞流潮州郭玄寬於啓明王昭以于方既從減論並放杖郭玄寬配流封州于啓明配流新州王昭配流雷州

敬宗寶歷三年五月御史臺奏右贊善大夫李方規把笏擊殞
內園品官李重實歎狀名其勅李方規不自謹身有此喧兢假
如品官陵忽只合詣實奏聞輒肆狂踈恣行毆擊傷人見血理
在難容但有父有勤勞身叨宗屬特從輕典粗以繩造宜量罰
兩月俸料

三子丙子御史臺推勘京兆府藍田縣令劉伉在任日將諸色
錢隱沒破用凡九十餘萬制曰劉伉所犯贓私六數至廣恣為
貪猾固抵刑章若據本條合當極法以其大父於國有勞特為
矜量俾從寬宥宜除流名雷州伉故宰相晏之孫也

文宗大和三年五月滄州平制李同捷力屈計窮方圖轉禍在
途陰懷狡計振縱火號潛誘家僮更謀網漏自速梟獻其母並

妻男及家口等宜並特從寬宥令於湖南管內諸有空閑處安
置是月李載義進滄鎮兩州生口除在路死損外見在將健共
七百五人鎮州三百九十人已誅元惡按問其餘並宜減死分
配邊州充鎮諸州防秋便充正額官健度支給衣糧

六月勅李同健弟同志久因照譎不涉逆謀又口異出特寬緣
坐宜聽隨母於所配居住

六年七月刑部奏大理寺申斷和州刺史徐登加徵稅錢據其
贓犯合據極法特勅徐登減死決四十流潮州

七月慈州刺史杜叔近犯贓法當死庚申詔叔近以時屬元陽
務從寬宥決八十流儋州

後唐莊宗以同元四年四月即位下詔曰朕臨御寰區當明賞

罰刑既加於有罪道貴洽於無私據親疎宜分皂白特行寬宥
俾釋憂疑罪人元欽孔謙及應犯法人思宅已從籍沒其間人
使下任從穩便不結罪尤的然有才能者仍許所司錄任

長興三年三月殿直張詔謙奏公靈武節度使希崇先借官馬
五十匹遣軍將裴昭穩等二人進納其人與進奏官范順之隱
留一匹合祗極法帝曰不可以一馬而戮三人笞而釋之

十一月甲辰勅龍隲毛璋陶玘曹廷隱成景引手或子或弟本
無相及之刑尋示寬息各免連坐止令州府別係職事而聞收
管已來縻絛之後頗極窮困宜放營生仰逐處開落姓名仍給
公憑放逐穩便

未帝清泰元年七月詔曰朕自中春釁生家國長子重吉遽陷
無辜其供奉官楚祚乘幼主之情嫌姁賊臣之指使緣聞差使
遽自請行坐請過甚於仇讐臨法不依於制度恣加凌辱隱奪
資財縱便致於族誅亦未平於深耻朕再思大体不欲極刑抑
沉痛於恩情示好生於天地且令遠斥粗釋幽寃宜配登州長
流百姓常知所在其父西京副指揮處使章放心自便縱逢恩
赦不在齒錄之限重吉明宗時為控鶴指揮使鄂王時朱馮忌
嫉出為亳州團練使重吉初不奉詔令宋州節度使召赴州令
楚祚往害之帝息嗣不多併罹非禍言發涕零後知祚重吉時
詬辱管掠以責家財時祚在外位立令追攝將加極刑歸昭裔
曰帝王天下君父臣下皆為赤子論刑定罪須洽人心楚祚承
命檢校家財理須窮詰若以此加法懼失物情今便族楚祚之

門亦逆者何赦臣受恩殊等安敢惜言帝曰五兒不可復得殺一楚祚何足與言帝性恕仁終為韓開釋而祚免死

是年詔陝州放左龍武統軍王景勘絳州刺史萇從諫先是二人從康義誠出軍皆為部下所執歸帝初欲誅之從諫大言曰從殿下干征萬戰臣之材力殿下所知豈童豎輩安能制臣誘臣歸首翻以為擒面欺也帝惜其才用令拘於陝獄至是釋之晉高祖天福二年七月諸衛將軍婁繼英坐張元賓反梟首闕下勅河府奏收到婁繼英男萬泉令懷德據婁繼英已行處斬家業沒官其妻懷德令河府追取舊受告身毀抹特從釋放三年八月大理寺以左衛使從人韓延嗣招為百姓李延暉衝省街使連唱不住遂驅起毆擊致李延暉身死准律毆人者

元無殺心因相鬪毆而殺人者絞故殺人者斬其斬延嗣准律皆斬准刑法統類節文絞斬刑決重杖一頓處死勅曰韓延嗣因別喝見不避路者輒行毆擊到傷人命法寺定刑比不因鬪故毆傷人辜內死者依殺人論蓋微相類且非本條罪有所疑法當在宥宜決春杖十八劄而配華州發運務六管

周太祖廣順二年九月同州節度使節懷讓并子有光受夏陽縣民張延徽獻送迫促叛官劉震斷殺里人康重等

訖寃臺司奏節懷讓并子有光及隨幕判官軍將等並令追攝勘問帝以懷讓武臣位兼使相不欲責死只令臺司據見勘到欵占結案獄成上付大理寺相斷劉震王延誨並處死刑部郎中劉延詳覆稱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五十



